



易学馆

世之落拓无成者，性痴则志凝，故书痴者文必工，艺痴者技必良；
 皆自谓不痴者也！



传承国学经典
 弘扬华夏文明

聊斋志异



知书达礼

● 清·蒲松龄 著 ●

经典古籍③

黑龙江美术出版社



黑龙江美术出版社

易学馆

易学馆

经典古籍

③

聊斋志异

清·蒲松龄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聊斋志异 / (清) 蒲松龄著. -- 哈尔滨: 黑龙江美术出版社, 2011.3
(易学馆·经典古籍; 3)
ISBN 978-7-5318-2855-6

I. ①聊… II. ①蒲… III. ①笔记小说-中国-清代
IV. ①I24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26400 号

书 名 / 聊斋志异

作 者 / (清) 蒲松龄
主 编 / 崔钟雷
策 划 / 钟 雷
副 主 编 / 张校华 石冬雪 王江梅
责任编辑 / 林洪海
装帧设计 / 稻草人工作室 
出版发行 / 黑龙江美术出版社
地 址 / 哈尔滨市道里区安定街 225 号
邮政编码 / 150016
发行电话 / (0451) 84270514
网 址 / www.heimei001.com
经 销 /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 北京九天志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mm × 1092mm 1/32
印 张 / 3
字 数 / 110 千字
版 次 / 2011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1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318-2855-6
定 价 / 10.00 元

本书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前言




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内蕴儒学经典、历史著作、诸子百家著作，形成了完整的文化思想脉络，内容涉及哲学、文学、艺术等诸多领域，将华夏文明的精华充分予以展示。

近代以后，随着西学东渐，我们在呼吸外来新鲜空气的同时，也注意到了传统文化的流失。故而对东西方文化进行冷静思考，明确了传统文化不可动摇的根基地位，沿袭先辈留下的宝贵文化遗产，是可以弘扬中国民族特色文化，进而促进当下时代的进步和发展的。为了弘扬国学，使更多的人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粹，我们精心为您编纂了这套“易学馆”系列丛书。

此套丛书精选了历代文章中的典范之作，于经、史、子、集中选取精华部分，以儒家典籍为核心，将中华上下五千年的历史进行汇编，配以华美的文字、精美的图片，力求多角度展现古典文化的博大精深，展现国学的精粹，从而让更多的人了解国学、热爱国学。

愿此套丛书让您领略传统文化别样的风情，在书山瀚海中获得充实的阅读快乐，从而以史为鉴；在聆听圣贤教诲的同时，为您的生活注入一缕阳光，给您的事业带来裨益，让您在辉煌的艺术文化中获得审美享受！





考城隍	005
瞳人语	006
画壁	010
画皮	013
婴宁	018
聂小倩	029
遵化署狐	037
口技	039
赌符	041
保住	043
促织	045
柳秀才	051
续黄梁	052
胡四相公	061
酒虫	065
骂鸭	066



目 录

魁星	067
狼	068
考弊司	070
聂政	074
罗祖	075
刘姓	077
镜听	081
盗尸	082
布商	083
席方平	084
任秀	092

考城隍

我姐夫的祖父叫宋焘，是淄川县的秀才。

有一天，他因病躺在床上，看见一个公差手持公文，牵着一匹白额骏马来到他的跟前，说：“请你去考试。”宋焘说：“主考官还没到，怎么突然就考试呢？”公差并不回答，只是恭恭敬敬地催促他。无奈，他支撑着病体，骑上马跟着公差去了，路途非常陌生。到了一座城中，好像是帝王的京城。走了一会儿，他们来到了一座官署，署内的宫殿雄伟而又庄严。堂上坐着十多位官员，都不知道是些什么人，宋焘只认识关公。廊檐下摆着两张矮桌和两个坐墩，先到的一个秀才坐在最后的坐墩上，宋焘就与他挨肩坐下。两张矮桌上都设有笔墨纸砚。

不一会儿，试题传了下来。打开看时，上面写着八个大字：“一人二人，有心无心。”两个秀才的文章写成后，都恭恭敬敬地送上大堂。宋焘的文章中有这样几句话：有心行善的人，虽然做了好事，但也不应该受到奖赏；无心作恶的人，虽然做了坏事，但也不应该受到惩罚。堂上的诸位神人互相传阅，都赞不绝口。他们把宋焘召到堂上，对他说：“河南缺个城隍，你很适合这个职位。”宋焘这才明白过来，伏地叩头，流着眼泪说：“承蒙各位神人对我这样恩宠，我哪敢再推辞呢！只是老母已经七十岁了，无人供养，请让我为她送终后，了无牵挂地来听候录用。”

堂上有个帝王样子的神人，立刻叫人查他母亲的生死簿。有个长须官吏捧着簿子查阅了一遍，回报说：“还有九年阳寿。”



神人们正在犹豫时，关公说：“不妨让张生去代理九年，到时候再让宋焘去接替好了。”于是就对宋焘说：“你本来应该马上到任，现在为了成全你的孝心，给你九年假期。到时候当来复命。”说完，又勉励了姓张的秀才几句。

两个秀才磕头后，一齐退出大堂。张秀才拉着宋焘的手，一直把他送到郊外，自我介绍说是长山县的张某某。临别时，吟诗送行，诗都被宋焘忘记了，只记得其中有“有花有酒春常在，无烛无灯夜自明”的句子。

宋焘骑上马，告别张生往回走。回到家中后，他好像从梦中突然醒来。其实，宋焘已经死去三天了，母亲听见棺材里有呻吟声，把他扶出来，过了好半天才能讲话。之后他询问长山县的情况，果然有个姓张的秀才，就在他死的那一天也死了。

九年后，母亲果然去世了。他安葬完母亲，沐浴之后进入房间，不久就去世了。他的岳父住在县城的西门内，忽然看见他骑着高头骏马，后面跟着许多车马随从。宋焘进入厅堂，向他拜了一拜就走了。全家人都很惊讶，不知道他已经成了神仙，连忙到乡下去打听，才知道宋焘已经去世了。

宋焘有一部自己写的小传，可惜经过动乱没有保存下来，这篇文章只是一个概略而已。

瞳人语

长安有位叫方栋的书生，颇有才华和名气，但为人却很轻浮，不守规矩。每次外出在路上遇到玩耍的年轻妇女，他都凑上前去调戏，还在后面追逐人家。



有一年，清明节的前一天，他偶然来到城郊，见到一辆小车，前后左右都挂着红颜色的绣花围幔，几个年轻的仆人跟在车马后面慢慢地走着。其中有个小丫鬟，骑着一匹漂亮的小马，容貌非常美丽。方栋稍稍靠上前去偷偷看她，只见小车挂幔大开，车内坐着一位十六岁左右的姑娘，穿戴华丽，容貌俊俏，是他有生以来从未见到过的美丽。一见到如此美人，他便眼花缭乱，心神难控，两眼恋恋不舍地盯着看了起来。他一会儿赶到车前，一会儿又落在车后，这样前前后后跟着马车跑了好几里。

正走着，忽然听到车内的姑娘叫丫鬟到车边来，对她说道：“给我把车帘子放下来。哪里来的疯狂小子，总是来偷看！”丫鬟听了，就随手放下了车帘，气愤地转过身来对方栋说道：“这位是芙蓉城七公子的新媳妇，要回娘家去，不是一般庄户人家的媳妇，岂能叫你这秀才胡乱地偷看！”说完后，抓起一把车辙沟里的细土面儿，向方栋扬过去。方栋没有提防，一下子就迷了眼睛，睁



也睁不开。他闭上眼睛揉了几下，再睁开眼睛时，车马都不见踪影了。他大吃一惊，怀着满腹遗憾回到家里。回到家后，他经常感到眼睛不舒服，便请求别人翻开眼皮来看，只见瞳孔里长出一块小白膜。过了一宿，疼得更加厉害，两眼簌簌地流泪不止；白膜也渐渐增大，只有几天时间，便厚得和铜钱一般；右眼长出一个旋螺，用尽各种办法，敷上各种药也没有好转。这时，才后悔自己不该恣意挑逗，偷看人家的新媳妇。

后来，方栋听人说念《光明经》可以消除灾难，便找来一卷经文，请人教给自己诵读。开始时，虽然念着经，但心中却烦躁不安，时间一长便安静了下来。早晚没有事做，就盘腿坐在那里，手捻佛珠慢念经。这样坚持一年，所有私念都排除干净了。

有一天，他忽然听到左眼中有个人如同苍蝇一样小声说：“这里像黑漆一般，实在是憋死人了！”右眼里有声音应声说道：“我们可以一起出去，自由在地游逛一番，出出心里的闷气。”这时，方栋逐渐感到两个鼻孔里有如虫子爬动一样痒了起来，好像有什么东西从里面爬出来，离开鼻孔出去了。

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才感到有东西返回来，又从鼻孔进入眼眶里去了。听他们又说：“好长时间不去花园看看，珍珠兰都枯死了！”方栋平时最喜爱有香气的兰花，所以在园子里种了许多兰花。平时都由他自己浇水灌溉，自从双目失明后，好久没有过问此事。听到眼中的小人这样说，急忙询问他的妻子：“是什么原因让园中的兰花都枯死了？”他妻子一听，便追问他是怎么知道兰花枯死的，他便把知道的原因告诉了她。妻子立刻跑到园中去查看，兰花果然如他所说的那样，真的枯死了，她对此事疑惑不解。

于是她就把丈夫藏在房里，等待小人出来，果然，她看到有小人从方栋的鼻孔里走出来，还没有豆粒大。小人出来后，转来转去，竟然走出房门去了。渐渐走远，不久就消失了，也不知他们往哪儿去了。不一会儿，两个小人挎着胳膊又走回来了，立即飞到方栋的脸上，好像是蜜蜂或会飞的蚂蚁那样飞进洞穴。这样进进出出有两三天，又听到左眼中的小人说道：“出去的道路弯弯曲曲，来去很不方便，不如自己动手开个门。”右眼里的小人随声说道：“我这里的墙壁非常厚，打个门很困难。”左眼里的小人说道：“由我来试着打开个门，如果能行，和你一起使用。”于是，方栋感到左眼眶里隐隐约约地好像有个人连抓带撕一样。过了好一会儿，他睁眼一看，突然看到房间里的桌椅摆设了。他高兴地把这事告诉了妻子，妻子仔细地观察他的眼睛，只见白膜上有一个小洞，像是破裂开的花椒粒。过了一宿，白膜消退干净了。再仔细一看，竟有两个瞳人。但右眼仍然和过去一样，这才知道是两个瞳人合住到一个眼眶里来了。

方栋虽然只有一只眼，但和有双眼的人比较起来，却格外明亮。从此以后，便更加约束自己的行为，同乡人都称赞他的品德很高尚。

异史氏说：“乡村中有位书生，有一天同两个朋友走在路上，远远看见有个年轻妇女骑着驴子走到他们前面去了。他一见便开玩笑地说道：‘有位美人啊！’回头对两位朋友说：‘追上去！’他们笑着向前赶去，不一会儿就追上了，一看却是自己的儿媳妇，便心里尴尬，精神头也没有了，默默地不再说话。两位朋友装做不知道她是誰家的，就品头论足，说了不少下流的调戏话。这书生听后很难堪，吞吞吐吐地说：‘这女人是我家大儿媳妇。’听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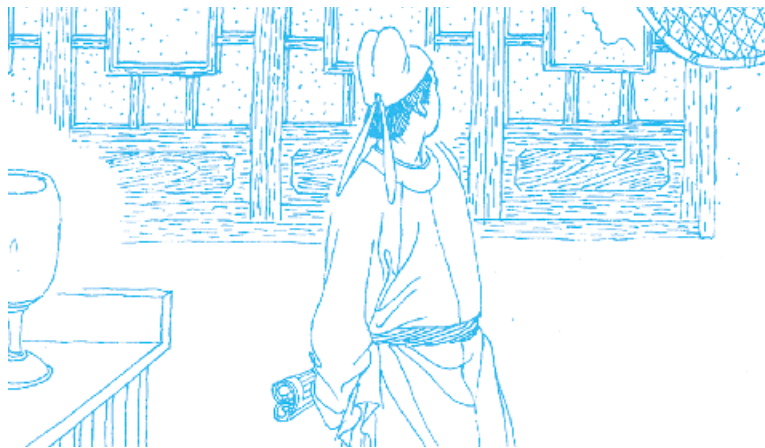


这样一说,大家才忍住笑,不再议论了。性情轻佻的人往往是自己侮辱自己,这件事的确是非常可笑的。也许迷眼失明,就是鬼神很有力的报复吧。芙蓉城的主人,不知是哪路神仙,难道是菩萨下凡吗?”

画壁

江西城里有个叫孟龙潭的人,他和一个姓朱的举人住在都中。他们偶然走进一座寺庙,寺庙的殿宇禅房都不太宽敞,只有一个老和尚寄居在那里。老和尚看见有客人进来,便整整衣服,恭恭敬敬地出来迎接,领着他们在庙里观赏。

佛殿里有南朝僧人保志的泥像,两边画着精美的壁画,画面上的人物栩栩如生。东面的墙壁上画着散花天女,上面有个披着头发的少女,捻着花儿微笑着,樱桃小口像要说话的样子,眼珠也像水波似的。朱举人注目凝视很长时间,不觉神魂颠倒,昏昏



欲睡，充满无限遐思。他身子忽然轻飘飘的，如同腾云驾雾一般，飞到了墙壁上。只见殿阁重重，不再是人间的环境。有一个老和尚坐在坛上讲经说法，还有许多袒露一只胳膊，身穿袈裟的和尚围在四周聚精会神地听讲。朱举人也混在他们当中站着。不大一会儿，好像有人暗中拉他的袖子。回头一看，却是墙壁上那个披着头发的少女，对他嫣然一笑，就离开了。朱举人立即迈步跟了上去。

走过一段弯弯曲曲的栏杆，进了一所小屋子，朱举人不敢上前。少女回过头来，举起手中的花儿，远远地招呼朱举人，他才走了过去。房子里寂静无人，朱举人急忙把她抱住，她也不太拒绝，于是就相好了。

事后，少女叮嘱他不要咳嗽，晚上又回来，连续两天都是这样度过的，女伴儿们发现了这个秘密，一起把朱举人找了出来，跟少女开玩笑说：“肚子里的小孩儿已经很大了，还蓬散着头发学处子呀？”大伙儿捧着簪环耳坠，催她上鬟，把披垂的头发梳成发髻。她羞涩地微笑着不说话。上鬟后，有个女伴儿说：“姐妹们，我们不要久坐了，恐怕人家不高兴。”大家笑着走了。

朱举人看着少女头顶上像一簇乌云一般的发髻高高盘起，松蓬蓬地低垂着，比起头发披垂的时候，更加美丽动人。看看四周没有人，二人又慢慢地亲昵到了一起，兰麝的芳香沁人心脾。正当他们高兴的时候，忽然听到铿铿的皮靴声越来越响，铁锁链也锵锵地响起来；紧接着，又有纷乱喧哗、争吵不休的声音。少女吃惊地起来，同朱举人一起向外偷看。只见一群女子围着一个金甲使者，使者面部如同漆一般黑，胳膊上拷着铁锁，手里拿着槌子。

金甲使者问道：“全都到了吗？”众女子回答说：“已经都到



了。”金甲使者说：“如果有人藏匿下界人，大家要立即检举，不要给自己找麻烦。”众女子又同声说：“没有。”金甲使者转过身，瞪着两眼，像鹰似的四处窥视，好像要搜查藏匿的人。

少女吓坏了，面无血色，惊惶失措地对朱举人说：“你马上藏到床底下去。”说完就掀开墙壁上的小门，匆忙逃跑了。

朱举人趴在床下，不敢大声喘气，不大一会儿，听见铿铿的靴声进了屋里，又出去了。又过了一会，嘈杂的声音渐渐远去了，心里才略微安定下来；可是门外总有过往的说话声。他心惊胆战地趴在床下，时间久了，觉得耳朵里吱儿吱儿地鸣叫，眼睛里直冒火星，这种境况几乎不能再忍受，只得静静地听着，等候少女回来，他竟然不能想起自己是从哪里来的。

就在这时，孟龙潭在大殿里，转眼不见了朱举人，心里非常疑惑，就问老和尚。老和尚微笑着说：“他是听人讲经说法去了。”孟龙潭又问：“在什么地方？”老和尚说：“不远。”过了不一会儿，老和尚用手指着墙壁招呼说：“朱施主，怎么游了这么长时间还不回来呀？”立刻看见墙壁上出来了朱举人的画像，侧着耳朵站着，好像是在倾听什么声音。老和尚又招呼说：“游伴儿等你很长时间了。”他就轻飘飘地从墙壁上走下来，意志消极，呆呆地站在地上，痴瞪着眼睛，两条腿直发抖。

孟龙潭大吃一惊，耐心地问他，原来他刚才正趴在床底下，听到雷鸣般的敲击声，所以出了房门来听听。一起去看壁画上的捻花少女，头上翘着螺髻，不再是披垂头发的少女了。

朱举人惊讶地拜问老和尚，询问这是什么原因。老和尚笑着说：“幻境是由人的心里产生的，贫僧怎么能知道呢？”朱举人心里结着一团迷雾，一直沉闷着。孟龙潭心里也十分惊讶，没有

主意，于是站起身离开了寺院。

异史氏说：“幻境是由人的心里产生的，这话大概有些道理。一个人有了淫心，就产生猥亵的幻境；一个人有了猥亵的想法，就产生恐怖的境界。菩萨启发愚昧无知的人，千变万化，都是人的主观意识产生的罢了。老和尚的忠言逆耳很诚恳，只可惜朱举人听完他的启发后没有醒悟。”

画皮

太原有个姓王的读书人，清晨在路上散步，碰到一个女子，挎着个包袱，独自艰难地走着。他加快了步伐，走到跟前一看，是个十六七岁的美丽少女。王生心里非常喜欢她，就问道：“你为何一大早孤零零的一个人赶路？”女子说：“你是过路之人，不能排解我的忧愁，又何必多管闲事。”王生说：“不知你有什么忧愁，假如我能为你尽一点力，决不推辞。”女子一脸愁绪地说：“父母贪婪钱财，把我卖给有钱人家。大老婆很嫉妒我，早晨谩骂，晚上拷打，我实在忍受不住，想逃到远处去。”王生问她：“你要逃到哪里去呢？”女子说：“正在逃亡的人，是没有什么目的的。”王生说：“此处离我家不远，如果你不介意，就到我家去吧。”女子非常高兴，答应了他。王生帮女子拿着包袱，带她一同来到家里。女子环视四周，见屋里没有人，就问道：“你为什么没有家人呢？”王生回答说：“这是书房。”女子说：“这个房子太好了。假如你可怜我，要救我，就应该保守秘密，不要对任何人说。”王生点头答应了。于是二人就住在了一起。

王生让女子躲在密室里，过了很多天也没有人知道。他向

妻子稍微透露了一点消息。妻子陈氏怀疑女子是有钱人家的小妾，劝他马上把她打发走。王生不听劝告。

有一天，王生偶然来到集市上，碰见一个道士，不住地打量他，表现出诧异的神色。道士问道：“你最近遇到什么了？”王生说：“什么都没有遇到。”道士说：“有股邪气缠绕在你身上，为什么还说没有呢？”王生努力为自己争辩，说他的确没有遇到任何东西，道士这才离他而去，并且说：“被鬼迷住了心志啊！世上还真有到死也没有醒悟的人啊！”王生被他说得莫名其妙，也开始怀疑那个女子；但转念一想，那的确是个美人，怎么会是妖怪呢？就认定道士也只不过是画符念咒、请神捉鬼来讨饭吃的罢了。

不久回到家中，来到书斋门前，门在里边被插上了，进不去。他心里有些怀疑，大白天的为什么要插门呢？就从墙豁子跳过去。到门口一看，书房的门也在里边被插上了。他悄悄地走过去，

趴在窗户上向里边看，见到一个面目狰狞，十分可怕的恶鬼，翠绿色的面庞，牙齿尖尖的像锯子。把人皮铺在床上，拿着彩笔在上面描画。画完了，

把彩笔扔掉，拎起人皮，像抖衣服似的抖了抖，然后披在身上，一下子就变成了那女子。王生看到这个场景，非常



害怕，就从地上爬着逃出来，急忙去追赶道士，道士已不知到哪儿去了。他四处寻找道士的踪迹，终于在野外碰到了，便长时间地跪在地上，请求道士帮助。道士道：“我会帮你把它赶走。这个家伙也费尽心思，好不容易才找到一个替身。我也不愿意去伤害它。”说完，道士给王生一把拂尘，让他挂在卧室的房门上。临行时，还约好下次在青帝庙见面。

王生回家后，不敢再进入书斋，就在卧室里睡下了，又把拂尘挂在房门上。大约一更左右，听到门外有响声。他自己不敢从门缝看，就让妻子去看。只见那女子来了，看着拂尘不敢进去，站在那里咬牙切齿，很久才离去。不一会儿，女子又回来了，大骂道：“道士吓唬我，难不成把吃到嘴里的东西吐出来！”说着把拂尘扯下来撕碎了，闯了进来。径直上了王生的床铺，撕开王生的肚子，掏出王生的心走了。王生的妻子大声号叫。女仆进来用灯一照，王生已经断气了，胸腔鲜血四溅。陈氏吓得不敢哭出声来，第二天，吩咐弟弟二郎马上告诉道士。道士怒气冲冲地说：“我原来想可怜它，但这鬼东西竟敢这么做！”就随着王生的弟弟来到了王家。

这时，那女子早已不知去向。道士环视四周，说：“幸好逃得并不远。”就问二郎：“南院是谁家？”二郎说：“是小生的房舍。”道士说：“那妖怪现在在你的住所。”二郎大吃一惊，以为他家不可能有妖怪。道士问他：“是不是有个陌生人去了你家？”二郎回答说：“我一早就到了青帝庙，家里的情况全然不知。我回去问问。”去了没多久，二郎返回来说：“真的有。早晨来了一个老妇人，要在我家找活干，我妻子让她留下了，现在还在我家呢。”道士说：“一定是那个鬼东西了。”于是就和二郎一同来到了南院。



道士手里握着桃木剑，站在院中心，大声说：“妖怪，快偿还我的拂尘！”老太太在屋里吓得惊惶失措，出门就要逃跑。道士追上去刺了一剑。老太太倒在地上，披在身上的人皮立即脱落下来，变成了恶鬼，趴在地上像猪一样号叫。道士用桃木剑把它的脑袋砍下来；它的身子变成一股浓烟，在地上盘成一小团。道士取出一个葫芦，拔下盖子，放在浓烟里，只听见飚飚地像是用嘴往里吸气，一会儿工夫，浓烟就被吸了进去。道士塞上葫芦嘴，放入口袋里。众人看了那张人皮，眉眼手脚俱全。道士把它卷起来，像卷轴画一样哗啦哗啦直响，放入了口袋，就要告辞离去。陈氏跪在门口，痛哭流涕地请求他让王生起死回生。道士婉言拒绝，说他没有办法。陈氏愈加悲痛，跪拜在地不肯起来。道士想了一会儿说：“我的法术尚浅，真的没有办法让他起死回生。我告诉你一个人，也许他能有办法。”陈氏忙问：“你说的是什么人？”道士说：“街市上有个疯癫之人，经常躺在粪土中。你试着去给他磕头，并向他请求。如果他侮辱夫人，夫人不要恼怒。”

二郎也认识那个人，就辞别道士，和嫂子一起去找。找了一阵儿，看见有个乞丐在大街上疯癫地唱个不停，鼻涕流出三尺多长，脏得让人无法接近。陈氏连忙跪下，用膝盖移到他的面前。乞丐笑着说：“美人，难道你喜欢我吗？”陈氏把发生的事情叙述给他听。他又大笑着说：“谁都可以做丈夫，为什么非要把他救活呢？”陈氏再三哀求他。他就说：“真奇怪！别人死了却让我去救，难道我是阎王吗？”就十分生气地用棍子抽打陈氏。陈氏忍着抽打的疼痛，围观的人逐渐增多，围得像堵墙。乞丐连痰带唾沫咯出一大堆，送到陈氏跟前，说：“把它吞下！”陈氏羞得满面通红，非常为难；但是想起道士的叮嘱，就硬着头皮吞下去了。感觉进

到嗓子后，硬得像一团棉絮，勉强咽下，最后停留在胸膛里。乞丐哈哈大笑说：“美人真是喜欢我哟！”说完头也不回地走了，好像事情都办好了一样。陈氏一直跟在后面，看他进了一座大庙，急忙跟进庙里去请求，却找不到他在哪里。庙前庙后都找了个遍，竟然没有人影，她就怀着羞愧和怨恨回到家里，既悲痛丈夫的惨死，又后悔吞唾沫所受的侮辱，哭个不停，只想马上死去。

开始擦血殓尸，家人都站在很远处观望，没有人敢来到近前。陈氏横抱尸体，收拾肠子，边整理边痛哭，越哭越伤心，禁不住嘶号起来。哭着哭着，突然想要呕吐，感觉停留在胸膛里的疙瘩直往上冲，还来不及转头，已经掉在尸体胸腔里了。她惊讶地一看，原来竟是一颗人心，还在胸腔里不停地跳动着，蒸腾的热气像烟雾一样。她感到十分奇怪，立刻用两只手合上肚皮，用力地抱挤到一起。稍微一用劲，热气就从缝隙里腾腾地向外冒出。她就撕下一块绸缎，立刻系紧了。用手抚摸着尸体，竟渐渐变暖。又给他盖上一床被子。半夜掀起被子一看，鼻子里竟然有气息了。亮天后，王生竟然活过来了。他说：“恍惚中好像做了一场梦，只是感到肚子有点痛。”看看肚子上的裂痕，结着铜钱一般大的痂，没过多长时间就愈合了。

异史氏说：“愚昧呀，世间的人！明明是个妖怪，偏要看做美人。糊涂呀，蠢笨的人！明明是憨厚老实，竟然以为是虚伪。不过，喜欢别人的妻子，而想方设法地勾引上的人，他的妻子也同样会把吞别人的痰唾当做美好的事。天理就应这样循环往复，只是愚昧而又糊涂的人不醒悟罢了。真可怜呀！”



婴宁

莒县罗店有个王子服，很小的时候父亲就死了。他非常聪明，年仅十四岁就考中了秀才。母亲十分疼爱他，平常不允许他去野外游玩，给他和一个姓萧的姑娘订了婚，但那个姑娘还没有嫁过来就死了，所以至今还没有成亲。等到元宵佳节，王子服的舅舅有个儿子叫吴生，约他一起出去游玩。刚来到村外，舅舅家就来了一个仆人，把吴生叫回去了。王子服看见许多游玩的少女，便兴致勃勃的独自游玩。

这时，他看见一个姑娘，领着一个丫鬟，手拿一枝梅花，容貌绝代，笑意盈盈。王子服目不转睛地看着她，竟然什么都不顾忌了。姑娘从他跟前走过，往前走了几步，转头对丫鬟说：“这个青年，目光闪烁，好像个贼！”说完，就把那枝梅花扔到了地上，与丫鬟说笑着走了。

王子服拾起那枝梅花，心里十分难受，一副失魂落魄的样子，闷闷不乐地往回走。回家后把梅花压在枕头下边，垂头丧气地躺下睡着了，话也不说饭也不吃。母亲十分担心，就请人画符念咒，驱魔赶鬼，结果却是越折腾越严重，身体日渐消瘦。请来医生给他诊病医治，吃过药后精神仍然是恍惚不定，好像什么东西把他迷住了。母亲抚摸着，问他是什么原因，他总是紧闭着嘴不肯回答。恰巧吴生来了，母亲让他暗地里问问。吴生来到病床前，王子服看见他就热泪盈眶。吴生走近病床，安慰劝解他，试探地问起得病的原因。王子服告诉了他实情，并且请求他

想个办法。吴生笑着说：“你真是傻了！这件事有什么不好办的！我帮你打听打听。在野外散步的，一定不是宦人家的姑娘。如果她还没有嫁人，这门亲事一定办成；否则，用大量钱财，也一定能办到。只要你身体复原，这件事包在我身上。”王子服听到这里，禁不住咧嘴笑了。

吴生出来把情形向姑母说了，便出去寻访姑娘的住处，可是什么地方都寻访到了，也没有找到一点儿头绪。母亲十分忧虑，也想不出什么办法。但是自从吴生走后，王子服突然有了笑容，也能吃饭了。几天后，吴生又来看望他，他就打听寻访的结果。吴生骗他说：“已经找到了。我还以为是哪家的姑娘呢，原来竟然是



我姑姑的女儿，也就是你的姨表妹，她现在还没有许配人家。虽然有内亲不允许通婚的风俗，只要把真实情感对她说了，就没有办不成的。”王子服听后笑逐颜开，问道：“她住在哪儿？”吴生撒谎说：“在西南山里，离这儿有三十多里的路程。”他又再三叮嘱，吴生爽快地答应了，并且表示这件事包在自己身上。

王子服从此食欲增加，病体也逐渐好转，不久就恢复了健康。他掀起枕头一看，那枝梅花虽然早已枯萎，但并没有凋谢。他拿着花儿欣赏，聚精会神地思念着，好像见到了那个姑娘。心里埋怨吴生不来，就写信催他。吴生支吾着推辞，怎么催促都不肯过来。他非常气愤，心情沉闷，总是高兴不起来。母亲害怕他病



倒，就忙着为他议婚。但刚一商量，他就摇头，表示不同意，只是天天盼望吴生来。吴生一直没有音信，他就更加怨恨了。转念一想，三十里路并不是很远，又何必依靠别人呢？就把梅花揣在袖子里，赌着气，瞒着家里人自己去寻找。

他孤零零的一个人往前走，不问什么路，一直朝着南山走去。大概走了三十多里，只见荒山重叠，空旷苍翠，让人心旷神怡，寂静极了，四处无人，只有一条弯曲的小路。往山谷下眺望，在乱树杂花之间，隐隐约约有个小村落。于是他就下山走进村子，看到几间房子，虽然都是草舍茅屋，但十分整齐幽雅。有一户大门朝北的人家，门前柳树成荫，墙内的桃花、杏花异常茂盛，里面还混杂着青青的翠竹；野鸟在里边叽叽喳喳地叫个不停。他想可能是个园亭，不敢贸然闯进去。回过头来看看对面的大门，在门外有一块平滑洁净的大石头，他就在石头上坐下休息。不一会儿，就听见墙内有个女子拉着长声叫唤“小荣”，声音很甜美。他正站起来听着，由东向西走过来一个姑娘，手拿一朵杏花，正往自己头上插戴。忽然抬头看见了王子服，就不再继续插戴了，满面笑容地把玩着杏花，跑进大门。王子服定睛细看，正是元宵佳节在路上碰到的那个姑娘。他顿时兴奋起来，但是觉得没有借口见面；要召唤姨娘，又想到从没来往过，怕有什么误会。门里又没有人可以打听打听。他坐立不安，左右徘徊，从早晨一直到了中午，望眼欲穿，竟然也不知道饥饿。时常看见有女子探出半边脸来偷偷看他，好像埋怨他怎么还不走。忽然有一个拄着拐杖的老妇人走了出来，看看他说：“是哪来的青年人，听说早晨就来了，一直到现在。你想做什么？难道还不饥饿吗？”王子服连忙起身作揖，回答说：“我是来探望一门亲戚的。”老妇人耳朵聋没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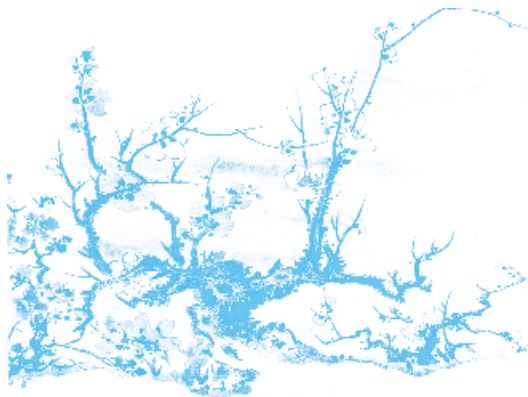
听清楚。他又大声重复了一遍。老妇人就问他：“你的亲戚姓什么？”他说不出来。老妇人笑着说：“真是怪事呀！连姓名都不知道，还探望什么亲戚呀？看你这个小伙子，也是个读书人。不如跟我进来，简单吃点粗茶淡饭，家里还有床铺可以休息。等明早回去，打听好了姓名，再来探望也不迟。”他这才感觉肚子饿了想吃东西，又因从此可以逐渐接近美人，心里非常高兴。

王子服随着老妇人走进大门，看见门里的甬路都是用白色的石头砌成的，夹道两边全是火红的鲜花，许多花瓣洒落在台阶上；转弯儿往西走，又过了一道门，豆棚花架的满院子都是。老妇人把客人请到屋里，只看见墙壁粉白，像镜子一样光洁照人；连枝带花的海棠从窗外伸进屋里；被褥、坐垫、桌子、床铺，没有一样不整洁如新的。他刚坐下，就立即有人从窗外往里偷看。老妇人喊道：“小荣，快去做饭！”外面有个丫鬟立即应了一声。这时，他把自己的家世全讲给了老妇人。老妇人问道：“你的外祖父是姓吴吗？”他说：“是的。”老妇人惊异地说：“那你是我的外甥啊！你的母亲，是我的妹妹。这些年因为家境贫寒，又没有成年的男子，竟然断了音信。外甥长成这般大，还不曾谋面。”王子服说：“我来这里，就是想看望姨娘，刚才太匆忙了，就猛然忘记了姓氏。”老妇人说：“老身夫家姓秦，从没有生儿育女；只有一个女儿，还是小老婆生的。她母亲改嫁后，把她交给我抚养。人也不算笨拙，只是缺少管教，一天到晚就是嬉笑玩耍，也不知忧愁。过一会儿，让她来拜识一下表兄。”不一会儿，丫鬟端上了丰盛的饭菜，有鸡有鱼。老妇人款待他吃完饭后，丫鬟便来收拾食具。老妇人说：“叫宁姑娘来。”丫鬟答应着走了。过了很长时间，听见门外的笑声隐隐约约。老妇人又召唤说：“婴宁，你表兄在这里。”门外



还是嗤嗤地笑个不停。丫鬟把她推进屋里，她还是用袖子遮着嘴笑得不能自持。老妇人瞥她一眼说：“有客人在这里，还嘻嘻哈哈的，像个什么样子！”她忍住笑，在那里站着，王子服向她作了个揖。老妇人说：“这是你姨娘的儿子王郎。一家人到现在还互相不认识，可真是笑话。”王子服问道：“妹妹今年多大了？”老妇人没听清楚。王子服又重复了一遍。婴宁又笑得抬不起头来。老妇人对王子服说：“我说她缺少管教，你这也看到了。她都已经十六岁了，还像个傻傻的小孩子。”王子服说：“她小外甥一岁。”老妇人说：“外甥今年已经十七岁了，是在庚午年生的，属马的。”王子服点头说是。又问道：“外甥媳妇是哪家的姑娘？”王子服回答说：“我还没有成亲。”老妇人说：“像外甥这般才华和容貌，怎么到十七岁还没有订婚呢？婴宁现在也没有婆家，真是最好的一对儿，只可惜是内亲。”王子服不应声，只是目不转睛地看着婴宁，顾不上往别处看。丫鬟对婴宁小声说：“目光闪烁，贼相仍然没有改掉！”婴宁又大笑起来了，对丫鬟说：“去看看碧桃开没开？”就立即站起身来，用袖子遮着嘴，迈着细碎脚步跑了出去。到了门外，

就放声大笑起来。老妇人也站起身来，叫丫鬟拿被褥铺床，给王子服安排住处，说道：“外甥好不容易来一次，就住上三五天，晚些时候送你回去。如果嫌憋闷，



房子后院有个小园子,可以让你散散心,也有书可以看。”

第二天,王子服来到房后,真的有个半亩地大小的园子,细草铺在地上像一层毡子,杨花洒落路上;有三间茅屋,被花木包围着。他迈着小步穿过花丛,听到树上有抖动声,抬头一看,原来是婴宁在树上。看见他走了过来,狂笑得好像要掉下来。王子服说:“不要笑,小心摔下来!”婴宁边下边笑,以至于笑得不能自抑。快要下到地上时,忽然脱手摔了下来,笑声才停住了。王子服搀扶着她,暗地里在她手腕上捏了一下。婴宁又大笑起来,靠在树上笑得不能往前走,过了很久才停下来。王子服等她停住笑声,便从袖子里取出梅花给她看。婴宁接过去说:“都已经枯萎了,为什么还留着?”王子服说:“这是元宵节那天妹妹留下来的,因此一直保留着。”婴宁问他:“保留下来有什么用处?”王子服说:“用它可以表达对你的爱慕之情。自元宵节相遇后,我总是想着妹妹,以至于病倒了,想来一定要变成鬼了才能相见,没想到还能见到你,希望能得到你的怜惜。”婴宁说:“这是小事。我们是亲戚,有什么怜惜的?等你走的时候,园子里的繁花,就叫老仆人来折上一大捆,背着给你送回去。”王子服说:“妹妹傻了?”婴宁反问道:“如何傻了?”王子服说:“我不是喜欢花,喜欢的是拈花的人。”婴宁说:“来往疏远的亲戚,爱自是不用说。”王子服说:“我所指的爱,并不是亲戚间的爱,而是夫妻之间的那种爱。”婴宁问道:“有什么不一样吗?”王子服说:“晚上可以共枕而眠呀。”婴宁低下头想了好久说:“我不习惯和外人住在一起。”话没说完,丫鬟来到跟前,王子服惊慌不安地溜走了。

不一会儿,又在老妇人的房子里遇见了。老妇人问婴宁:“你到哪里去了?”婴宁回答说在园子里和哥哥说话。老妇人说:“饭



已经做熟很长时间了，有什么话，这么长时间还没有说完？”婴宁说：“哥哥要我同他一起住……”话没说完，王子服羞得要命，连忙瞪她一眼，她抿嘴笑了，也就不说什么了。幸好老妇人耳背听不到，仍然在唠叨地追问着。王子服急忙用别的话题搪塞过去，然后低声责备婴宁。婴宁说：“可以背着别人，难道也能背过母亲。何况在一起睡觉也是正常的事，为什么要瞒着呢？”王子服恨她太傻了，不知道用什么办法能让她明白。

刚刚吃过饭，家里的人就牵着两头驴子来找王子服。

原来，在家里等待儿子的母亲，盼了很长时间也不见王子服回来，村子里差不多都找遍了，也毫无踪迹。所以就去问吴生。吴生想起了自己曾经说过的话，就让到西南山村里去寻找。找过几个村子，才来到这里。王子服一出门，正好遇上了，就进屋对老妇人说了，并请求让婴宁随他一起回去。老妇人高兴地说：“我有这个想法，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只是老妇的身体不能长途劳累，现在外甥能领妹子去，让她认认姨娘，太好了！”说完就叫过婴宁，婴宁微笑着来到跟前。老妇人说：“是什么喜事，笑起来没完没了的？你如果能不笑，那才是一个完人。”说完，狠狠地瞪了她一眼，接着又说：“哥哥想和你一起回去，你就去梳妆打扮吧。”又招待家人吃过酒饭，才把他们送出门来，叮嘱婴宁说：“你姨娘家财物丰盛，足以养活个闲人。到那里就别再回来了，稍微学点诗书礼节，将来也好侍奉公婆。烦劳你的姨娘，为你选一个好夫婿。”两个人听完就动了身。一直走到山坳，回头看一看，隐约中看见老妇人倚着门框向北望着他们。

到家后，母亲看见儿子带回来一个美丽少女，惊讶地问她是谁。王子服回答说姨娘家的女儿。母亲说：“前些天吴生对你说的

话,都是在骗你。我根本就没有姐姐,怎么可能会有外甥女呢?”又去询问婴宁,婴宁说:“我不是母亲的亲生女儿。父亲姓秦,死了的时候,我还在襁褓中,不知道当时的事情。”母亲说:“我是有一个姐姐嫁给了一个姓秦的,这倒是千真万确的;可是她已经死去很久了,怎么还能活在世上呢?”因此就细细询问那个老妇人的面貌、表情,也都一一吻合。母亲又惊疑地说:“是了。但是去世了那么多年,为什么还能活在世上呢?”正在疑惑的时候,吴生来了,婴宁就躲到内室里。吴生问清了情况,心情郁闷了很久,忽然问道:“姑娘是叫婴宁吗?”王子服说是。吴生说这是十分奇怪的事。问他是怎么知道的,吴生说:“秦家姑母去世后,姑父独居,被狐狸迷惑住了,不久就病死了。狐狸生下一个女儿叫婴宁,包在衣被里放在床上,家人都看见过她。姑夫去世后,狐狸仍然经常来;后来请张天师画了一道符,贴在墙上,狐狸就领着女儿走了。不知是否是这个姑娘呢?”母亲和吴生正在疑惑不解中,只听屋里全是婴宁吃吃的笑声。母亲说:“这个姑娘也太矫揉造作了。”吴生请求当面见见她。母亲走进里屋,婴宁还在肆无忌惮地大笑着。母亲催促她出去,她才勉强忍住了笑声,又转身面向墙壁,镇静了一会儿,才出来。刚开始拜见,突然转身跑进屋里,又放声大笑起来,一屋子妇女,都被她逗笑了。

吴生请求到南山去看看那的情形,顺便给他们当个媒人。他找到那个村庄处所,房屋茅舍都不见了,只看见繁杂飘落的山花罢了。吴生回忆埋葬姑母的地方好像离这不远,但是混杂在数不清的坟堆里,不能确认,只好遗憾地回到家里。母亲猜测婴宁是个鬼物,就进去把吴生说的怪事讲给她听,她却没有丝毫吃惊的表情;又可怜她无处可去,她也不伤心,只是不停的憨笑罢了。谁



也猜不透这是怎么回事。母亲让她和少女们一起住，她天还没有大亮就起来问安；操持女红，精致异常；就知道憨笑，管也管不住。但是笑的时候非常好看，笑得发狂了，她的媚态也依然惹人喜爱。别家的姑娘、媳妇，都愿意和她交朋友。母亲选好了良辰吉日，想给他们举办婚事，但是一直害怕她是个鬼怪。暗地里在太阳底下偷着看她，又有形有影毫无异常。

到了举办婚礼那天，让她穿上艳丽的嫁衣，她无可控制地狂笑着，既不能哈腰，也不能抬头，只好这样了。王子服以为她呆傻，害怕她把房中的秘事泄露出去，她却守口如瓶，一句都不泄露。每当母亲忧虑而又气愤的时候，见她一笑就解气了。奴仆、丫鬟犯了小错误，害怕遭到毒打，就请求她先到母亲屋里说话，然后犯了错误的奴仆再去拜见，经常会得到赦免。但是她有爱花的癖好，为了寻找花卉，找遍了亲朋好友；还背地里把金钗典当，购买好的花卉，几个月的时间，台阶两旁、篱笆上、茅厕周围，无一不种满花。后院有一架木香，一直就挨着西邻。她经常爬上木香架，摘取木香花，插在头上玩弄。母亲有时遇上了就责备她，她却总也不改。

有一天，西邻的儿子看到了木香架上站着的婴宁，就注目观望，心里非常爱慕。她不但不回避，还看着对方憨笑。西邻的儿子以为她看中自己了，心里就更加放荡了。婴宁用手指了指墙根，就笑呵呵地下了木香架，西邻的儿子以为是在告诉他幽会的地方，非常高兴。等到天黑跑到那里一看，女方真的在那里。他凑上前去正要轻薄，下面好像被锥子扎了一下，钻心的疼痛，大叫一声倒下了。认真一看，并不是女子，只是一根枯木立在墙边上，碰到的却是被雨水浇出来的窟窿。西邻儿子的父亲听见儿子的叫

喊声，连忙跑来询问，儿子哼叫着不说。妻子来了，他才说了实情。点火照看那个窟窿，只见里面趴着一只大蝎子，像小螃蟹那么大。老头儿把木头劈碎了，捕杀了蝎子，把儿子背回家里，半夜就死了。西邻的老头儿状告王子服，揭发婴宁是个妖怪。县官一向敬慕王子服的才华，向来就知道他是个品行端正的读书人，便认定这是西邻老头儿的诬陷，想用板子处罚他。王子服代他求情，才免去了毒打，被赶了出去。

母亲对婴宁说：“总是这样疯狂的憨笑，我早就知道过分的快乐必定潜藏着忧患。因为县官神明，才侥幸没有受到连累；如果是个糊涂县官，一定要把妇女抓到公堂上对证，我儿子哪里还有脸面回来见亲戚邻居？”婴宁的神情立刻严肃起来，发誓不会再笑了。母亲说：“人不可能不笑，只是要有时有响的笑。”但是婴宁从此就不再憨笑了，即使是有意引逗她，也从来不笑；但整天也见不到愁容。





有一天晚上，她忽然对王子服流下了眼泪。王子服感到非常惊讶。婴宁哽咽着说：“以前因为跟你在一起的时间短暂，说出来怕你诧异。现在看到婆母和郎君都一心一意地疼爱我，如今就直言不讳地告诉你，也许没有什么妨碍吧？我原来是狐狸生的。母亲临走的时候，把我交给了鬼母，相依为命过了十几年，才到今天。我没有兄弟，只能依靠郎君一个人了。老母孤单地待在山沟里，没有人可怜她，不能把她和父亲合葬，母亲九泉之下总感到悲痛遗憾。如果郎君不嫌麻烦、破费，就让我满足老母的遗愿吧。”王子服答应了，可是顾虑荒草丛中坟墓太多，辨别不出来。婴宁说不用顾虑。

他们选了一个日子，便用车子拉着棺材去了。婴宁在荒芜的杂草丛中指出墓所，真的看到了老妇人的尸体，皮肤还完好无损。婴宁抚摸着尸体，伤心地哭了一场。他们把尸体放进棺材里抬回来，找到秦氏的坟墓给合葬了。当天夜里，王子服梦见老妇人来感谢他的恩情，醒来就和婴宁说了。婴宁说：“我夜间就已经见到她了，你之所以不知道，是因为她叮嘱我不要打扰你呀。”王子服埋怨她没有请老母在家里住下，婴宁说：“她原本是鬼，活人多了，阳气太重，怎么能久留呢？”王子服又问起小荣，婴宁说：“她也是狐狸，特别聪明。狐母把她留下来照顾我，她经常寻取一些好吃的东西喂养我，所以我特别感激她，经常把她放在心上。昨天晚上问老母亲，说她已经嫁人了。”

从这以后，每逢寒食节，夫妻俩都到秦家墓地上坟，祭奠扫墓，年年如此。婴宁在第二年生了一个儿子。婴儿在怀抱中时，就不害怕陌生人，见了人就微笑，很像他母亲的样子。

异史氏说：“看她憨笑个不停，好似完全不动脑筋的人，可是

墙下的恶作剧，如此聪明和狡诈，比任何人都厉害。至于悲伤思念着鬼母，把笑变为哭，婴宁恐怕是把悲痛藏在憨笑之中了吧。我听人说，山里有一种叫‘笑矣乎’的草，闻了它就笑个不停。房子里种植这种草，那么合欢和忘忧两种草，就都无法相比，至于解语花，则更嫌矫揉造作了。”

聂小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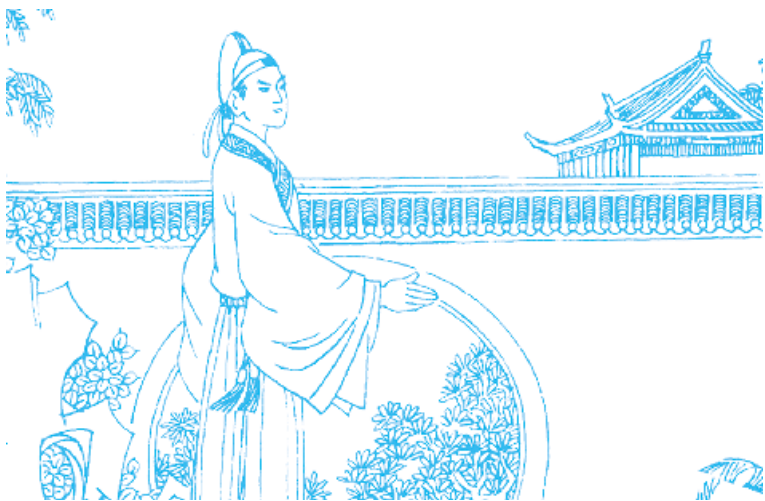
浙江的宁采臣，性情慷慨而豪爽，行为端庄自重。他经常对别人说：“我从来不拈花惹草，一生正派，自始至终。”在他去金华的时候，走到城北，就在一个大庙里放下行李歇息。庙里的佛殿佛塔都很雄壮，可是蓬蒿长得比人还高，好像很久没有人来过。东西两厢的僧房，两扇房门都虚掩着；只有南面的那所小房子，外面钉着新铁环，锁上了一把新锁头。再看一眼佛殿的东墙角，有一片高大的竹林，竹子足有一把来粗，台阶下面有个非常大的池塘，野荷花已经开了。他心里非常喜欢这个幽雅宁静的环境。正巧学使在县城里举行岁试，城里的房租高得惊人，所以想在这里过夜，就随便出去走走，等着和尚回来。天黑后，来了一个书生，把南面小房子的门打开了。他急忙迎了上去，鞠躬施礼，并想把在这里过夜的想法告诉了他，那人说：“这个庙没有主人，我也是临时借住的。你愿意住在这个荒无人烟的地方，早晚教导，那好极了。”宁采臣非常高兴，用草秸当做床铺，支起板子当做桌子，作久住的打算。

当天晚上，皎洁的月亮高挂天空，月光清澈如水，两个人坐在殿廊上促膝交谈，互相介绍。读书人自我介绍说：“我姓燕，字



赤霞。”宁采臣猜测他是赶考的秀才，但听他的口音，却不像浙江人。问他是哪个省的， he 说是陕西省，言语朴实诚恳。谈了一会儿，两人都无话可说，就挥手告辞，回屋里睡觉去了。

宁采臣因为到了一个新地方，长时间睡不着，又听见房子北边有叽叽咕咕的说话声，好像是一户人家。他就爬了起来，在北墙的石头窗台上趴着，偷偷地往外看。矮墙外面有个小庭院，院子里站着个四十多岁的妇女，还有一个老妇人，身着红色的旧衣服，头上戴着银簪，躬着背，老态龙钟，两个人站在月光下说话。四十多岁的妇女说：“小倩怎么这么久还不来？”老太太说：“差不多就要来了。”四十多岁的妇女说：“她该不是对姥姥有什么怨言吧？”老太太说：“我没听见，但看她的样子好像不怎么高兴。”四十多岁的妇女说：“那个丫头你不应对她客气……”话音未落，便来了一个十七八岁的姑娘，在月光的映照下，看起来美艳绝伦。老太太微笑着说：“真是背后不能讲究人，我们两个正在议论你，



小妖怪就悄悄地来了，连点声音都没听见。幸好没有议论你的缺点。”又说：“小娘子这么端正，俊俏得像个画中人，如果老身是个男人，也要被你把魂给摄走了。”那个姑娘说：“姥姥不称赞我美，还有什么人称赞我啊！”三个女子又不知说了些什么。宁采臣以为那是邻居的家人，就躺下睡觉，不再听了。又过了一会儿，才寂静无声了。刚要睡着，感觉有人进了他的房间，连忙起来一看，竟然是北院的那个少女。他很吃惊地问她要做什么。少女笑笑说：“月夜睡不着，愿意和你相好。”宁采臣义正辞严地说：“你应该避免别人议论，我更害怕别人议论纷纷；一不留神，就要把脸面丢尽了。”姑娘说：“现在已是深夜了，不会有人知道了。”宁采臣又大声训斥她。她踟躇着，好像还要说什么，宁采臣对她大吼一声说：“你马上离开这里！否则，我要召唤南舍的燕生，让他也知道这件事。”少女胆怯了，走了出去。可是走到门外，又返了回来，取出一锭黄金，放在他的褥子上。宁采臣伸手拿起来，撇到院子里的台阶上，说：“不是好来路的东西，别把我的口袋弄脏了！”姑娘很羞愧，走了出去，拾起金锭自言自语说：“这个人真是铁石心肠。”

第二天早晨，一个兰溪的秀才领着一个仆人赶来等候考试，在东厢里住下，晚上的时候突然死了。尸体的脚心有个小洞，像是用锥子刺的，鲜血从小孔里往外细细地流着，谁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第二天晚上，仆人也死了，也是那种症状。傍晚，燕赤霞回来后，宁采臣便向他询问死因，燕赤霞认为他们是妖物害死的。宁采臣一向胆气豪壮，听了这话也没当回事。半夜时，那个姑娘又来了，对宁采臣说：“我遇到的客人够多了，还从没见过你这么刚强的。你真是个圣贤之士，我不敢欺骗你。我叫小倩，姓聂，十八岁就已经死了，埋在寺院的旁边，经常被妖怪威逼着，干一



些下贱的勾当；厚着脸皮见人，实在不是我所愿意做的。现在庙里已经没有再能杀害的人了，恐怕会有夜叉来杀害你了。”宁采臣畏惧地向她询问该如何是好。小倩说：“和燕生在一个屋里住就能避免灾难。”宁采臣问她：“怎么不去迷惑燕生呢？”小倩说：“他是个奇怪之人，不敢接近他。”宁采臣又问：“你用什么办法把人迷惑了呢？”小倩说：“接近我的轻浮人，我就暗地里用锥子刺他的脚心，他马上就不省人事了，我借机摄取他的血液，供妖怪饮用。或者是用黄金诱惑他，其实那不是真的黄金，只是罗刹恶鬼的一块骨头，把它留下，能够攫取人的心肝。这两种方法，以当时的情况而定，投其所好，喜欢哪个就用哪个。”宁采臣对她表示感谢，问她戒备的时间，她说是明天晚上。临行时，她流着眼泪说：“我掉进了无边的苦海，怎么也找不到岸边。郎君有威武侠义之气，必定能拔生救苦。如果愿意帮忙，把我的朽骨装敛起来，带回去埋到一个安静稳妥的地方，胜过重新给我一次生命。”宁采臣慷慨地答应了。问她葬在哪里，她说：“只要记住白杨树上有个老鸱窝的，那便是我的葬处。”说完就走出门外，逐渐消失了。

第二天，宁采臣怕燕生出去，一大早就登门邀请他。辰时过后就准备好酒菜，一边喝酒一边察言观色。喝完酒后，宁采臣就提出要同他住一个屋子，燕生说他自己性格孤僻，喜欢安静，表示不愿意。宁采臣不听，硬把行李拿过来。燕生无可奈何，只好答应了，让他把床搬过来，并叮嘱他说：“我看得出阁下是个大丈夫，非常佩服。可是，有些事匆忙间很难说清楚。希望你不要动我的箱子和行李，如果不遵守，对你我都没有好处。”宁采臣表示尊重他的意见。说完，两个人就躺下睡了，燕生把箱子放到窗台上，脑袋往枕头上一倒，不一会儿就鼾声四起。宁采臣有心事，翻来

覆去就是睡不着。快到一更时，窗外隐约有人影。不一会儿就来到窗前偷看，两眼闪闪发光。宁采臣非常害怕，刚要召唤燕生，忽然有个东西从箱子里冲了出去，像白练一样耀眼，石头窗棂都被撞断了，嗖的一射，又马上收回到箱子里，好像闪电般地熄灭了。燕生察觉了，就从床上爬了起来，宁采臣装做睡着了，暗暗地看着他。燕生拿过箱子查看，从里面拿出一件东西，对着月光闻了闻、看了看，见这个东西发出晶莹的白光，大约有二寸来长，像韭菜叶那么宽。燕生看完后严严实实地包了好几层，仍然放回破箱子里，自吟道：“是什么妖怪，竟然有如此大的胆子，来破坏我的箱子。”说完就躺下了。宁采臣十分惊奇，就爬起来问他，又把刚才看到的情形跟他说了。燕生说：“既然是知心好友，怎么又能瞒着你呢！我是一个剑客。如果没有窗上的石棂，妖怪就会马上被杀死；虽然现在没有死掉，但也一定是伤痕累累了。”宁采臣问他：“你藏在箱子里的是什么东西？”燕生说：“是一支宝剑。我刚才闻了闻，带有妖气。”宁采臣想看一看，燕生很大方地拿出来让他看，原来是蓝荧荧的一支小剑。于是他就更加敬佩燕生了。

第二天，看见窗外有斑斑血迹。宁采臣又走到寺院北面，果然看见座座荒坟，真的有棵白杨树，老鸱在树顶上筑造了一个窝。办完了事情，宁采臣要收拾行李回家。燕生摆酒为他送行，并送给他一个破革囊，说：“这是一个剑袋，珍藏着它可以使妖怪远离你。”宁采臣要跟他学剑术，燕生说：“像你这样有信义的人，性情又很豪爽，足以做剑客。但你是富贵之人，不是这条道上的人啊。”

告别以后，宁采臣借口有个妹妹的尸骨埋在这里，就挖出小倩的骸骨，用衣被包好，租条船运载回去。他的书房与郊野相连，因此便就地建造坟墓，埋在书房的外边。祭祀她时祈祷说：“可怜



你是个孤单的鬼魂，把你葬在我书房附近，可以听到彼此的歌声和哭声，以便不再受到恶鬼的欺侮。请你喝一杯薄酒，不是醇香的美酒，希望你不要嫌弃！”祈祷完了就往回走。忽然听到后面有人召唤说：“请你慢点走，和我一起走！”转过头一看，原来是聂小倩。小倩兴高采烈地向他道谢道：“你真讲信义，我就是死十回也报答不完你的恩情。我请求随你回家，拜见公婆，做妾做婢我都愿意。”他仔细端详，白嫩的肤色映着流动的彩霞，脚上穿着细笋般的凤头鞋，在太阳的衬托下，更加艳丽动人。于是就带她一起回到了书房，叮嘱她坐在书房里稍等片刻，自己先去告诉母亲。母亲听后非常惊讶。这时宁采臣的妻子已久病卧床，母亲告诫他不要走漏风声，害怕把他妻子吓坏了。正说着，小倩已经婀娜轻盈地进了屋，跪在地上磕头。宁采臣对母亲说：“这就是小倩。”母亲惊异地望着她，感到惊惶失措。小倩就对母亲说：“孩儿孤单一人，远离亲人。承蒙公子的关照，恩情遍布全身，愿为媳妇来侍奉，以报答公子的深情厚义。”母亲见她楚楚动人，才敢对她说：“小娘子能看得起我儿子，老身高兴极了。但我一生只有这么一个儿子，还指望他传宗接代，不愿意给他娶一个鬼妻。”小倩说：“孩儿别无他意。我身已在九泉之下，老母亲既然不相信，那我就请求把他当做哥哥看待，依靠着母亲，早晚服侍你老人家，可以吗？”母亲可怜她的一片忠心，就答应了。小倩想马上去拜见嫂嫂。母亲推辞嫂子有病，才没有去。她又进了厨房，替母亲打理饮食。里出外进，忙个不停，好像早就是这里的人。天黑后，母亲非常害怕她，叫她回去睡觉，没有给她安排床铺。她猜透母亲的心思，立刻走了。经过书房门口，想进去，却又退了出来，在门外徘徊，好像害怕什么。宁采臣召唤她，她说：“屋子里剑气逼人。前几日到路

上不能陪你,就是这个原因。”宁采臣知道她害怕那个革囊,就拿出来挂进别的房间里,她这才进了书房,走到灯前坐下了。

坐了一会儿,小倩才问:“你夜间还读书吗?我从小就读过《楞严经》,现在多半已经不记得了。请求送我一卷,晚上有时间读读,哥哥加以指点。”宁采臣答应了她的请求。又坐了很久,仍然什么也不说,二更即将过去了,她仍不说走。宁采臣让她离开,她凄凉悲惨地说:“一个外来的孤魂,最害怕荒凉的坟墓了。”宁采臣说:“书房里没有其他床铺,并且兄妹之间也是应该避嫌的。”她站了起来,满脸愁容的就要哭了,两只脚歪歪扭扭的不愿往前走,慢悠悠地走出了房门,踏过台阶隐没了。宁采臣心里非常怜悯她,有心留她住下,又担心母亲不愿意。

小倩天天早晨给母亲请安,照料母亲洗脸梳头。下堂料理,没有一样不符合母亲心意的。每到黄昏就告退出来,然后走进书房,借着灯光读《楞严经》。直到发现宁采臣要睡觉了,才悲凉地离去。在这之前,宁采臣的妻子病倒在床,母亲劳累得疲惫不堪;自从有了聂小倩,老妇人很舒服,所以心里非常感激她,逐渐熟悉了,就亲热得如同自己的亲生女儿一样,竟忘记她是鬼了,不再忍心晚上赶她





离去，就留下同住。她刚来时，从不吃喝，半年过去了，才渐渐吃一点稀粥，母子二人都很疼爱她，忌讳说她是鬼，别人也辨别不出来。没过多长时间，宁采臣的妻子就死去了，母亲暗地里就有娶她做儿媳的念头，但又怕对儿子不好。小倩察觉一点端倪，就借机对母亲说：“我在你家待了一年多，已经知道你的心肠了。为了不伤害行人，所以随着郎君来到你家。我没有恶意，只因为宁公子为人磊落，为天下人所敬慕，我真的想依赖他帮助他三年五载，以此博得皇帝的‘封诰’，在地下也荣耀。”母亲也清楚她没有恶意，但是担心她不能生儿养女。她说：“子女是老天赐予的。郎君的福禄册上已经注定有三个光宗耀祖的儿子，不能因为娶了个鬼妻就消除了。”母亲相信了，就和儿子商议。宁采臣非常高兴，就设下酒席，遍告亲朋。有人请求见见新娘子，小倩很大方地穿着艳丽的服饰出来拜见客人，满堂人都直盯着她，被她的容貌惊住了，不但不怀疑她是鬼，反倒觉得她是个神仙。从此以后，亲朋好友的许多家眷，都携带礼品向她庆贺，争着拜见她。她擅长画梅花和兰花，就用一尺见方的画幅作为酬谢，得到画幅的客人都珍惜地收藏好。

有一天，她低着头坐在窗前，心里不高兴，好像丢了什么似的。忽然问丈夫说：“革囊放在哪了？”宁采臣说：“因为你害怕它，所以藏在别的房间里。”她说：“我接受活人的气息已经很久了，现在不必害怕了，应该拿出来挂在床头上。”宁采臣问她为什么。她说：“三天来一直心跳不停，想必是金华那个老妖怪恼恨我远逃，迟早要找到这里来的。”宁采臣果然把革囊拿来了。她翻过来掉过去地看着，说：“这是剑仙用它来装人头的。破损到这个模样，不知道杀了多少人！我今天见到它，身上还起鸡皮疙瘩。”说

完就把它挂到了床头。第二天,又让挂到房门上。晚上对着灯火坐着,请求宁采臣不要睡觉。突然出现一个东西,像飞鸟一样从天上落下。她大吃一惊,躲进夹幕里藏起来。宁采臣一看,这个东西简直就像个夜叉,目光如闪电,张着血盆大口,眨着眼睛,两只手往前方抓挠着直冲过来。到了门外,又退了回去;反反复复的进退了很久,才慢慢靠近革囊,伸出爪子去摘取,好像要把它撕碎。革囊突然“格”的一声响,恍惚中有个鬼物从革囊中探出半截身子,将夜叉抓进了革囊里,响声停止了,革囊也立刻变成原先的样子。宁采臣感到非常惊讶。小倩也从夹幕里跑出来了,非常高兴地说:“没有灾难了!”夫妻俩一同向革囊里看,只有几大杯清水而已。

几年过后,宁采臣真的考取了进士,小倩生下一个男孩。宁采臣纳妾后,妻妾又各生了一个男孩。三个孩子后来都当了官,并做得很出色。

遵化署狐

诸城的丘先生是遵化道台。衙门里有很多狐狸。最后边的一栋楼里,狐狸特别多,好像是个狐狸窝。狐狸常常出来伤害人,越驱赶它反而闹得越凶。只要是到遵化道台衙门来做官的,都要上供磕头祈祷,没有一个敢惹狐狸的。

丘先生上任后,听到了这种情况,非常气愤。狐狸也害怕丘先生的正直严厉,于是变化成了一个老妇人,通知丘先生的家人:“请报告大人,不要把我们看做是仇敌,给我三天时间,我将带领全家搬走。”



丘先生听说后，沉默不语。

第二天阅兵后，丘先生命令队伍不要解散，扛起各自的大炮，突然向衙门开进，把那座楼包围了，所有的大炮一起开炮，数丈高的楼顿时就变成了平地，皮、肉、毛、血从空中纷纷飘落，好像下雨一样。只见烟尘弥漫之中，有一缕白气穿过浓烟冲上天空。大家看见这缕白气，说：“逃掉了一只狐狸。”

从这以后，衙门里就平安了。

两年过后，丘先生吩咐一个机智聪明的仆人，拿着银子到京城，想用这种手段达到升官的目的。因事情还没有办完，暂时把银子埋藏在一个跟班的仆人家里。忽然，有一个老翁到皇宫来喊冤，说妻子无缘无故遭到杀害，与此同时，又举报丘先生克扣军粮，拿银子贿赂有权势的大官，银子现在就在某人的家里埋着，不妨去调查一下。皇帝命令去核实一下，到了那个跟班的仆人家里，四处寻找，也没有发现脏银的埋藏之处。老翁用一只脚指地，官吏把地挖开，真的得到了脏银。元宝上还刻着“××郡押送”的字样。

过了一会儿，寻找老翁，可是老翁却不知到哪里去了。按着老翁举报时说的住址姓名去查找，当地根本就没有这个老翁。丘先生因为此案被处以死刑。人们这才知道，老翁就是当时逃跑的那只狐狸。

异史氏说：“狐狸迷人，伤害人，可杀的原因是非常充足的。然而如果制伏它而饶恕它的作为，也足以显示我们完美的品德。丘公可以说是疾狐太猖獗了。如果关西侯杨震做这些事情，即使是一百只狐狸，又怎能报复的了呢！”

口 技

村子里来了一个年龄约二十四五岁的女子，身带一个药囊，到此处行医治病。有人去看病，女子说自己不能开方子，需要等到夜里去问神，晚上就进入一间打扫干净的小房子。大家围着门窗侧耳倾听，只听见窃窃私语声，谁都不敢咳嗽。屋里屋外都是黑压压的，没有一点声音。

大概到了半夜，忽然听到有掀开门帘的声音。女子在屋里问道：“九姑来了没有？”有个女子回答说：“来了。”又问：“腊梅随着九姑来了吗？”好像有个丫鬟回答说：“来了。”三个人嘟嘟囔囔，轮流说着，于是就聊了起来。过了不一会儿，又听见门帘钩的响声，女子说：“六姑来了。”接着就你一言我一语地问道：“春梅也抱小郎子来了吗？”有个女子说：“这个顽皮的小家伙！哄也哄不





睡，非要跟来。身子重得好像有几百斤，背到这里可把人累死了！”马上又听到女子热情的招呼声、九姑的询问声、六姑的寒暄声、两个丫鬟的侍候声、小孩子的欢笑声，一起闹闹哄哄地传出来。只听女子笑着说：“这个小孩子真好玩，千里迢迢的抱个猫儿来。”接着，声音就渐渐稀疏了，门帘子又响了一声，整个屋子就喧哗起来了，熙熙攘攘地说：“四姑为什么这么晚才来？”有个女孩子用极细的声音回答说：“一千多里的路程，我和四姑走了这么久才到这里。四姑走得非常慢。”于是就有一一问寒问暖的声音，还有移动座位发出的声音，召唤添加座位的声音，大声的，细语的，一起吵闹起来，整个屋子都是嘈杂的喧闹声，一顿饭的时间才安静下来。就听见那个女子向她们求医问药，九姑认为应该使用人参，六姑认为应该使用黄芪，四姑认为应该使用苍术。商议了一会儿，就听见九姑唤人拿来笔墨纸砚。不大一会儿，又听见刷刷的裁纸声，拨下笔帽放到桌子上的丁零声，还有轰隆隆的研墨声。写完后，把笔扔到桌子上面，啪的一声响，接着就听见开药包纸声。过了不一会儿，女子掀开门帘，召唤病人的姓名，把药包和药方一同交给了他。

交给了药包和药方，她又转身进到屋里，马上就听到三个姑姑的告别声，三个丫鬟的告辞声，小孩子的呀呀声，猫儿的呜噜声，就在同一时间，又一起响了起来。九姑的声音清脆而悠扬，六姑的声音缓慢而苍老，四姑的声音娇嫩而婉转，以及三个丫鬟的声音，各自的声态全都不同，听着能够一一辨别出来。大家非常惊讶，认为真是神仙呢。可是试一下她的药方，也不大见效。这就是所谓的口技，故意借这种办法来卖药而已。可是她的口技，也称得上是奇怪的了！

以前王心逸曾经讲过：他在京城时，偶然经过集市，听见一阵清脆的响声，周围观看的群众好像一堵大墙，围得水泄不通。到近前一看，只见一个少年，用优美动听的声音在歌唱。他并没有什么乐器，只是用一个手指按着脸颊，边按边唱，听起来悠扬婉转，和弦乐没有什么不同。这就是演口技的后人啊！

赌符

有个韩道士居住在城中的天齐庙里，他有许多幻术，大家称他为“仙人”。先父与他最要好，每当到城里去时，几乎都要去看望他。

一天，先父和先叔到城里去，打算拜访韩道士，恰好在半路遇见。韩道士把钥匙交给了先父说：“请先到庙里把我住的屋门打开，在那里坐一会儿，我立刻就到。”先父拿着钥匙到庙上去开门，却看见韩道士早已坐在屋里了。

在这以前，我有一位本家族的人喜欢赌博，因为先父的那一层关系，也与韩道士相识。那时大佛寺里来了一个和尚，专门玩掷骰子的赌博游戏，赌注特别大。族人一看非常感兴趣，把所有的钱财都拿去赌博，经常输钱，可是愈输心里愈着急，把家产全都当做了赌注，一夜时间又都输没了。这位本家闷闷不乐，于是去找韩道士帮忙，精神沮丧，胡言乱语。韩道士问他发生了什么事，他就如实讲了。韩道士笑着说：“输赢乃是赌博之人常有的事，你如果能够戒赌，我就为你收回财物。”族人说：“如果能够收回财物，我就把那些骰子全都用铁棒砸碎！”于是韩道士给他写了一道符咒，送给他佩在衣带上，叮嘱说：“只要收回自己原来的



财物就可以了，不要贪得无厌，得寸进尺啊！”又送给他一千文铜钱，约好赢了钱后还给韩道士。族人皆大欢喜，拿着钱就去找那个和尚去了。和尚检查了一下他的赌注，又还给了他，不愿意同他赌。族人非要赌博，把所有的钱都压做赌注，一决最后的输赢。和尚笑着同意了。和尚掷了一回不分胜负，族人接过来一掷，胜利了。和尚又以两千文钱作为赌注，又失败了，渐渐地把赌注增加到十几千文。族人的赌运逐渐好转，以前输掉的钱，眨眼之间全都收回来了。他因此暗自思量，再赢几千就更好了，于是又开始赌，可是赌运越来越不好，开始输钱了。正在疑惑不解之时，向下一看衣带，那符咒已经不见了，惊惶失措，于是就不赌了，带着钱回到了庙上，把钱还给韩道士后，计算一下赢的钱和最后一次输的钱，与原来输的钱数竟然是相等的。最后愧疚地向道士承认了失去符咒的罪过。韩道士笑着说：“它已经在这里了，原来叮嘱你不要贪爱钱财，可你不听，所以就取了回来。”

异史氏说：“普天下造成倾家荡产的，没有比赌博还快的，败坏品德，也没有比赌博再厉害的。沉迷于赌博，就像沉入迷海一样，不知道底在何处。原来经商和以农业为生的人，都有自己的本职，读诗书的文人才子，特别珍惜时间。扛着锄头诵读诗经，是成家立业的正当道路；清淡一番，少饮几杯，也可以说是有助于写作的风雅之事。可这些赌徒却与邪恶的朋友混在一起，日夜鬼混，倾家荡产，把金钱悬到了危险的边缘；吆三喝五，祈祷神灵让那个骰子盘旋乱转，像圆珠滚动；手里握着数张纸牌，好像拿着一把团扇。左顾右盼，眼珠子乱转，装作牌不好而暗暗地使尽了鬼魅手段。如有宾客前来拜访，在客厅里与客人谈几句，还对赌局依依不舍；屋里房梁着火了，还斜着眼睛瞅着掷骰子的那个瓦

盆。沉醉于赌博之中，到了废寝忘食的程度，长此下去，就把好端端的一个人搞得口干舌燥，看起来好像一个鬼物。等到全军覆没，家底输光，只能眼巴巴地瞅着别人赌，看着赌局，急得直喊叫，心里发痒，英雄无用武之地，看看钱袋一文也没有，更让壮士心灰意



冷。伸着脖子踱来踱去，只感到两手空空无所事事，灰心丧气，凄凉悲惨，到了深夜才回到家里。所幸能训斥他的人已经睡着了，最害怕的是惊动狗叫；如果腹中空空，饥饿难忍，又埋怨残汤剩饭太凉了。接着又卖儿卖女，倾家荡产，希望孤注一掷，能捞回所有的本钱，没想到又像一场大火，把毛发都烧没了，最后是竹篮打水一场空。等到惨败以后才冷静下来思考，可是自己却沦落成下流人物了。唉！败坏品德，倾家荡产，身败名裂，每一件都是从赌博这条歪路上得到的结果啊！”

保 住

吴三桂在没叛明降清时，曾向部将下发过一条命令：如果谁能够独自抓住一只老虎，就赏给他丰厚的银子，并封他为“打虎将”。获得这个称号的是一个叫保住的人，他身手快捷得像猿猴。有一次，王府中建筑高楼，刚一架好梁木，他就沿着楼角往上攀



登，片刻之间就跃上了楼的顶端，在梁脊上弯身飞窜了三四个来回，后来又纵身跳下来，稳稳地落在了地上。

吴王的一个爱妾擅长弹奏琵琶，所使用的琵琶用暖玉作为牙柱，拿出来能够让室内的温度上升。她平时收藏这个琴，没有吴王的手令就不拿出来给别人看。有一天晚上，宴席上有一个客人要欣赏一下这个琴的绝妙之处，正赶上吴王没有兴趣，就让他改日再欣赏。那时保住正好也在场上，就说：“如果没有大王的手令，我也能够拿出琴来。”于是，大王就命人骑马去通知府中严加看守，然后让他去拿。保住穿过十几道墙才辗转来到了吴王爱妾的庭院中，看见屋内宛如白昼，可是门却紧关着，没有办法进去。他忽然看见走廊架上有一只鹦鹉，就学起了猫叫；接着又学鹦鹉大声疾呼“猫来了”，扑打之声也显得非常急促，就在这时，只听吴王爱妾说：“绿奴，马上去看看，鹦鹉要被咬死了。”保住就溜到了暗处隐藏起来。不一会儿，看见有个姑娘挑着灯走了出来，身子刚一离开房门，他就挤了进去，看见吴王的爱妾正守着床上的琵琶，忙奔过去，抢了就走。吴王爱妾惊惶地呼喊：“强盗来了！”瞬间看守的人都跑了过来；看见保住正抱着琴奔跑，来不及追赶，就一起射箭，箭矢宛如雨点儿向他射去。这时，保住早就爬到了树上。墙的下面原来有三十多棵大槐树，他顺着树梢穿越，就像鸟雀在枝间窜跳一样。穿过了树林，越过了屋脊，登上了殿阁，好像长了翅膀一样，转眼间就无影无踪了。

这时，客人还在席间喝酒，看见保住忽然抱着琵琶飞身落到了筵席的前面，可是大门仍然紧闭着，静悄悄的连鸡犬都没有惊动。

促织

明朝宣德时候，皇宫里喜欢斗蟋蟀，每年都要向民间征收。这个东西以前不是陕西出产的。华阴县有一个县官，想讨好上级，献给上级一只蟋蟀。这只蟋蟀特别勇猛善斗，因此上级就要求地方常常进贡给他。县官责成里正负责收集。

市中有些好逸恶劳、胡作非为的人，得到了一只好的蟋蟀，就用笼子把它养起来，把它的价格抬得很高，留起来作为珍奇货物，等候时机，以便卖出高价钱。里正诡计多端，狡猾奸诈，趁着征收蟋蟀的名义，按照人口分摊费用。每当要求进贡蟋蟀时，就要有几户倾家荡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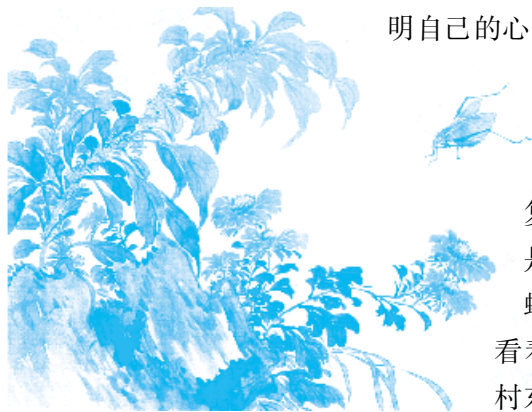
华阴县有个人叫成名，是个童生，总也考不上秀才。他的言语、见解陈旧，口齿笨拙，就被狡猾奸诈的里正报给县官，让他充当征收的差使，他想方设法推辞，就是不能推掉。不到一年时间，浅薄的家业赔得一文也没有了。正好赶上县官征收蟋蟀，他不敢按人口分摊费用，可是又没有往里搭赔的钱财，就愁眉不展，想一死了之。妻子说：“你死了会有什么好处呢？还不如自己进行寻找，还有万分之一的可能。”他认为这话说得很有道理。从此以后，就早上很早出去，晚上很晚才回来，提着竹筒子与铜丝笼子，在旧墙根和草丛之中，探石缝，挖窟窿，用尽了各种办法，却都毫无效果；即使捕捉到了两三只，又体质瘦弱，全都不合格。县官规定了期限，用刑罚来催逼上交。十几天时间，他就挨了一百棍子。两条腿脓血堆积，都不能出去捉蟋蟀了，在床上反反复复的睡不



着，只想悬梁自尽了。

那时村里来了一个驼背的巫师，说是能够占卜命运。成名的妻子就预备了钱财，去登门问卦。到那里一看，看见有个年轻的红妆少女，还有一个满头银丝的老妇人，门里门外人山人海。她进到了屋里，看见密室的门上挂个帘子，帘外摆设着香案。问卜的人燃烧一炷香，插在了香炉里，再去跪下叩头。巫师坐在一旁仰望天空替他们祷告，嘴唇一张一闭的，不知道叨念的是什么咒语。每个问卜的人都伸着脖子，踮起脚尖，在那里站着听。过了一会儿，从帘子里抛出一张纸，写的都是问卜人心里想的事情，没有一点差别。成名的妻子把钱放在了香案上，也像前面的人那样，焚香施礼。一顿饭的时间，帘子被打开了，抛出一张纸。拾起来一看，纸上没有写字，而是画了一幅画：其画上是座佛殿，好像一座大庙。在庙后边的小山底下，横七竖八地堆放着一些奇形怪状的石块，石头旁有一片带刺的酸枣林，里面有一只青麻头在那里趴着。一旁还有一只癞蛤蟆，好像要跳起来。她拿在了手里，翻来覆去也看不清楚。但是却看见有一只蟋蟀，偷偷地证

明自己的心意，就折叠了起来，揣到了怀里，回家就拿给成名看。成名心里反复地猜测，这是不是在告诉我捕捉蟋蟀的地方呢？认真看看景物的形状，跟村东的大佛寺非常相



近。他就勉强站起身来，拄着棍子，带上那幅画，来到了大佛寺的后面。

那里有一座凸起的古坟，坟墓上杂草丛生。他沿着坟墓向前走，看看堆在地上的石头，像鱼鳞一样，一块紧挨一块的排列着，非常像画面上的景物，于是便在蒿草之中，侧耳倾听，慢慢地向前移动，像是在寻找特别细小的东西。但是，看得眼花缭乱，耳朵呜呜作响，也不见踪影。他不住地搜找，突然跳出来一只癞蛤蟆，但逃走了。他更加感到吃惊，连忙追赶癞蛤蟆，癞蛤蟆跳进了草丛里。他就拨开草丛，轻手轻脚地跟着癞蛤蟆的踪迹向前寻找，看见酸枣根上有一只蟋蟀在趴着。他伸手一扑，蟋蟀就钻到石缝里去了。他用非常尖细的草棍向石缝里捅了一下，它不出来；把竹筒子里的水灌了进去，它这才爬了出来，体态特别强健雄壮，他追上去把它捉住了。认真一看，大大的身躯，长长的尾巴，青色的脖子，金色的羽翅。他特别高兴，装在笼子里拿了回去，举家庆祝，就算是价值连城的两手合围的璧玉，也未必赶得上它宝贵。就把它放在高级的盒子里饲养着，蟹腿上的白肉和煮熟的栗子是它的饲料，无微不至地关心爱护，等待规定的日期，以便搪塞官家。

成名有一个九岁的儿子，趁父亲不在家里，就偷偷地打开了盒子。蟋蟀一下子跳了出来，蹦跳着向前走，快似离弦之箭，怎么也捉不住。等捉住它时，大腿已经断了，肚子也破了，不大一会儿就死去了。儿子害怕了，哭着跟母亲说了这件事。母亲听了，脸上顿时就失去了血色，大骂道：“你这个败家子，死期到了！你爸回来，自然跟你算账！”儿子哭泣着跑了出去。没有多久，成名就回来了，听妻子这么一说，好像泼了一身冰雪，毛骨



悚然。怒气冲天地寻找儿子，可是儿子已经杳无踪影了，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最后在井里找到了儿子的尸首。因此化愤怒为悲痛，以头撞地，哭天喊地，悲痛欲绝。夫妻两人傻呆呆地望着墙壁，茅屋里昏暗无光，两人都沉默不语，面面相觑，再也找不到生活的目标了。

快到黄昏时，刚要用草帘子包裹儿子的尸体去埋葬，走到尸体近前一摸，还有一点微弱的气息，就高兴地抱到了床上。到了半夜，儿子又苏醒过来了，夫妻两人的心这才略略有了一点慰藉。可是蟋蟀笼子空空如也，看一眼就失望得喘不出气来，话也说不出来。他们只能强忍怒气，也不敢再去追问儿子了。从天黑一直躺到第二天黎明，两人没有合过眼睛。

旭日东升，他还在床上直挺挺地躺着，喟然长叹，一筹莫展。忽然听见门外有蟋蟀的鸣叫声，他吃惊地爬起来一看，那只蟋蟀好像还活着。他非常高兴地去捕捉，蟋蟀鸣叫一声便跳走了，而且跳得非常快。用巴掌去拍，手心又是空空如也，好像没有任何东西；可是刚一把手抬起来，它又突然跳动起来。他连忙追了上去，转过墙角，就不能看清跑到什么地方了。他踱来踱去地四处张望，看见蟋蟀在墙壁上，到近前认真一看，非常短小，满身赤黑色，转眼之间已经不是前面那只蟋蟀了。成名见它太小了，认为它是一个低质的蟋蟀，没有理睬它。只是一直徘徊，四周张望，寻找刚才追逐的那只蟋蟀。墙上那只短小的蟋蟀，忽然又跳了起来，落在了他的袖子上，他向下一看，形状好似螳螂，梅花形状的翅膀，方形的脑袋，长长的大腿，神情自若。他就高兴地把它收藏了起来。想要把它献给公堂，心里又忐忑不安，担心县官不中意，于是想试着斗斗看，看看它的情况怎样。

村里有一个爱管闲事的年轻人，驯养了一只蟋蟀，自己给它起名叫“蟹壳青”，每天都跟一些青年人驯养的蟋蟀角斗，经常是胜利者。他把它当做可贵的珍奇异宝，以使用它来牟取暴利。因为要的价钱非常高，所以没有卖出去。他听说成名得到了一只蟋蟀，就前来登门拜访。当他看了成名那只蟋蟀时，就捂嘴大笑，把自己的蟋蟀拿了出来，放进笼子里一决高下。成名看人家的蟋蟀身体强壮，简直是个庞然大物，就更加羞愧了，不敢跟他比赛。青年人再三强烈地要求角斗，他想养着一只低劣无能的东西，到底也不会有多大用处，还不如拼出去搏击一番算了，因此就把两只蟋蟀放入了斗盆。小蟋蟀在盆里趴着不动弹，傻呆呆地好像一只木鸡，青年人又是一阵大笑。试探着用猪鬃毛拨动它的触须，还是不动弹，青年人又笑了起来。再三的撩拨，它终于被惹怒了，蹦蹦跳跳起来直奔向青年人的蟋蟀，于是两只蟋蟀就腾跳搏击起来，个个精神抖擞，斗出了声音。不大一会儿，只见小蟋蟀跳了起来，伸着尾巴，咬住敌人的脖子不放。青年人非常吃惊，连忙把它们分开，停止了搏斗。小蟋蟀的翅膀翘得很高，非常骄傲地鸣叫起来，好像跟主人报告，它是胜利者。成名心里高兴极了。

就在两个人一起玩赏时，转眼之间来了一只公鸡，直接就把嘴伸进斗盆里啄蟋蟀。成名非常害怕，马上大喊一声。幸好没有啄中，小蟋蟀跳出一尺多远。公鸡凶狠地奔了过去，追赶着啄它，它已经在公鸡的爪子下面了。成名一时之间不知如何是好，急得直跺脚，吓得脸都白了。接着就看见公鸡伸着脖子，晃动着脑袋，直扑打翅膀；到近前一看，看见蟋蟀已经在鸡冠上落着，狠狠地咬着鸡冠不松口。成名更是喜出望外，双手捧起蟋蟀，放进了笼子里。



第二天，成名将蟋蟀呈献给县官。县官见它太瘦小，非常气愤地训斥成名。成名说了它的奇特之处，县官有些怀疑。试着跟别的蟋蟀角斗，所向披靡。又试着去跟大公鸡斗，真的跟成名说的相同，于是就赏赐了成名，把它献给了巡抚。巡抚高兴极了，用金笼子装了起来，献给了皇上，并在奏章里详细叙述了它的能力。进宫以后，普天下承献的蟋蟀，什么蝴蝶、螳螂、油利挞、青丝额等等，所有奇形怪状的蟋蟀都一一较量过了，没有能斗过它的。当它听到琴的响声，就随着节拍翩翩起舞，因此就更把它当成是个奇特的宝物。皇上非常高兴，就颁发了诏书，赐给巡抚骏马和绫罗绸缎。巡抚没有忘记那个县官，没过多久，那个县官就以“才能卓异”远近闻名。县官得到了美名，免掉了成名的里正职务，又叮嘱提学使，让他做了秀才。巡抚也用重金奖赏了成名。

一年多过去了，成名的儿子精神恢复了原状。自称身躯变成了蟋蟀，伶俐敏捷，喜欢搏斗，如今才苏醒过来。没有几年，就有良田百顷，楼阁数百间，二百头牛和二百只羊。外出时，身着皮衣，骑着高头骏马，派头超过宦宦世家。

异史氏说：“皇上偶尔要想得到一件东西，可能当时记得，过后就忘记了，可是奉行的官吏们就把它看成了规矩。再加上贪官污吏的横行肆虐，老百姓每天付出自己的妻子，卖掉儿子，更是没有节制。所以只要皇上迈出去半步，就关系到老百姓的生死存亡，不能轻视啊。只有成名这个人，被蛀虫一样的里正啄穷了，因为得了一只蟋蟀而变成了百万富翁，绫罗绸缎，高头骏马，应有尽有，扬扬得意。在他担任里正，遭受毒打的时候，怎么会想到这一步呢！上天要酬报一个憨厚忠实的人，就使巡抚、县官都受到蟋蟀的恩赐。听人说：一人高升，鸡犬升天。可信啊！”

柳秀才

明朝末年，青、兖州之间发生了蝗虫的灾害，逐渐集中到沂州地区。

沂州长官对这样情况一筹莫展。回到了后衙在床上躺着，梦见一位秀才来参拜，高高的帽子，绿色的绣袍，身材高大魁梧，说有办法防治蝗灾。长官就问他，答道：“明日在西南方向的大道上，有一妇女骑着大肚子的母驴，她就是蝗神。哀求她怜悯，就可以除去蝗灾。”长官感到这个梦特别古怪，就准备好向西南方向走去。等了很长时间，真的看见一位妇女，高高的发髻，身披斗篷，独自一人骑在驴背上，缓慢向北边走来。长官看见了马上烧香，手捧礼酒，跪拜在路边，抓住驴子不让向前走。妇女问：“长官，这是怎么回事呀？”长官就哀求道：“我所管辖的这个小小地





方，希望能够得到您的怜悯，除掉蝗虫的危害。”妇女说：“可恨柳秀才多嘴多舌，泄露了我的秘密！应该用他的身体来承担，不损害庄稼，就可以了。”于是喝完三杯酒，瞬间就不见了踪影。后来，蝗虫飞过来的时候，遮天蔽日，但是却没有落到庄稼上，却都集聚在了柳树上，所过之处，柳叶都被吃光。长官这才清楚，那位秀才就是柳树神。有人说：“这是沂州长官关心百姓而感动了上天的结果。”

续黄粱

福建有个姓曾的举人，考中进士时，与两三个一起考中的进士在城外游逛。他们偶然得知毗卢寺里住着一个算命先生，几个人便一同骑马前去问卜。进入大庙，向算命先生作了一个揖便坐下了。算命先生见他们趾高气扬的样子，就阿谀奉承他们几句。姓曾的手摇扇子，微笑着开口就问：“我是否有身着蟒袍，腰佩玉带的运气？”算命先生板起脸，非常正统地说相信他有二十年太平宰相的好运。他心里高兴极了，更加得意洋洋了。恰好下起了小雨，他就跟游伴儿去禅房里避雨。见禅房里有一个老和尚，深陷的眼窝，高高的鼻梁，盘腿在蒲团上坐着，神情高傲，并没有以礼相待。他们向老和尚拱了拱手，就在床上坐着闲谈，都祝贺姓曾的能够做宰相。姓曾的神态高傲，指着一个站起来的人说：“等我做了宰相后，一定推荐张年兄去做南方巡抚，家中的表亲都做参将与游击将军，家里的老仆人也封个千总、把总做做，我就心满意足了。”在座的人听了哄堂大笑。聊了一会儿，听见外边的雨越下越大，姓曾的感到身体疲乏，就在床上睡着了。

忽然间看到两个宦官，手捧皇帝亲手写的诏书，召见曾太师进宫商议国家大事。他扬扬得意地随着宦官，快步进入朝房。皇帝把座位移到他的面前，神态祥和地与他谈了很久，并让三品之下的众文武百官，由他任意提升或贬降；又当场赏赐他蟒袍玉带和珍贵的骏马。他身着朝服，跪倒在地，感恩之后，才退出了朝房。进入家门，已经不是以前的房屋了，只见雕梁玉阁，彩绘飞檐，雄伟华丽。他自己也不清楚，是什么原因突然间如此富贵。他手捻胡须轻声地召唤了一下，回答的声音宛如雷鸣。不大一会儿，公卿大臣就过来向他赠送来自海外的礼物，那些弯腰屈膝、毕恭毕敬的人，在他门下来往不断。一品的六卿前来拜见，他趿拉着鞋出去迎接；二品的侍郎来拜见，他只作了个揖，然后跟他们说话；三品以下的官员来拜见，他只不过点点头罢了。山西巡抚赠送给他十多名歌女，都很美艳。其中特别美丽的，一个叫袅袅，另一个叫仙仙，他非常宠爱那两个人。他整日光着脑袋休假，在家里流连歌舞，贪爱女色。

有一天，他突然想起在贫困时，曾经得到过同县一个叫王子良的绅士的帮助，如今自己当了显赫的大官，他仍在仕途上虚度光阴，心里想为什么不提拔他一下呢？第二天早上他就向皇帝上了奏折，推举王子良任谏议大夫，立即接到了皇帝的圣旨，提升王子良任谏议大夫。他又想到郭太仆曾经对自己瞪过眼睛，就把吕给谏与侍御陈昌等人召集到相府，把自己的想法跟他们说了。一天过后，检举郭太仆的奏折纷纷送到皇帝手里，他又依照皇帝的圣旨，把郭太仆贬为平民，赶出了京城。恩和怨都报得明明白白，心情非常舒畅。

有一天偶然出了城门，在城郊的一条岔路上，一个醉酒的人



正好冲撞了他的仪仗队，他就吩咐手下把醉酒的人捆起来交给京兆府尹，醉酒的人立即就被乱棒打死了。与他挨着房子紧靠地界的，都畏惧他的势力，把肥沃的土地送给他。从这以后，他的财富可以与国家相提并论了。过了不长时间，袅袅和仙仙先后死去了，他日思夜想，思念了很久，忽然间想起以前见过东家的女儿，容姿美丽，常常想买来做个小妾，总是因为能力薄弱，无法实现这个梦寐以求的心愿，如今有了条件，可以成为现实了。于是就吩咐几个精明的仆人，强行给东家送去了聘礼。过了一会儿，藤轿就把姑娘抬进了相府，下了轿子看了看，竟然比当年看见她的时候更加美丽。回忆自己的一生，他也就心满意足了。

一年又过去了，满朝的大小官员暗地里窃窃私语，好像心里对他非常不满意。但是大家都不敢明言。姓曾的也盛气凌人，不以为然。有一天，龙图阁大学士包拯给皇帝上了一本奏折，内容大意是：

臣自以为曾某人原来是个狂妄无赖之徒，市井里的小人。只因一句话迎合了天子的心思，就获得陛下的恩宠，父亲身着紫

麟，儿子身穿红袍，受宠到了极点。他从来没想到不怕艰难劳苦为国效力，以回报皇恩的万分之一。反而为所欲为，仗势欺人。他那可以处以死刑的罪行，就算是拔下了头发，一根根地数下去，也不如他的罪恶多！朝廷封赏文武百官的车服、爵号，他当做珍奇异宝垄断了，依照贿赂的多少进行封赏。因此公卿将士，都奔走在他的门下，衡量价格，讨好巴结，就像一些做生意的人。至于看他的脸色做事，看见他的行迹就跪地叩头的人更是不计其数。有一些人才贤士，不愿意攀附他，轻的就放在没有职权的清闲位置上；重的就剥去衣冠，除掉功名，贬为平民。如果有人不跟他同谋合作，他就像指鹿为马的赵高那样，把那人杀害；如果谁要是因几句话顶撞了他，就被发放到豺狼出没的边远山区。朝中的文武百官为此非常痛心，朝廷也因此被孤立起来。还有普天下百姓的肥沃田地，他任意吞食；好人家的女儿，他强下聘礼。他真可谓是横行无忌，弄得怨气弥漫，不见天日！他的奴仆去每一个地方，郡守、县官都要逆来顺受；他的信函一挥，法司、部院也要为他徇私枉法。他家里奴仆的儿子，或者有点牵连的亲属，一出门就乘坐驿站的车马，并且要雷厉风行，不容人迟疑。地方官吏上供给他的东西稍微迟了，立刻就会遭到毒打。他残害无辜百姓，把官府看成自己的奴隶，随从人员所到之处，扰得遍野见不到一棵青草。而曾某人正在威赫的势头上，依仗陛下的恩宠，丝毫没有悔过之心。他接受旨意在宫廷里召见一个人，转身就在皇帝跟前说对方的短处；他神情自若地才退出了朝房，后花园里就歌声响起，他又沉浸在酒色之中。他喜欢歌舞，贪爱女色，玩忽职守，整天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国家大事，百姓生计，从不放在心上，也从来没有想过。世上怎么会有这样的宰相呢！宫廷内外，人人胆



战；文武百官，人人惶恐。如不马上将他处以死刑，一定会酿成曹操、王莽篡权夺位的横祸。为臣日夜思索，不敢过太平的生活，冒着死罪，列举他的罪行，上告于陛下。请求陛下砍掉他的脑袋，查检他贪来的财物。对上挽回天理，对下安抚人心。如果为臣举出的罪状虚伪不符实际，愿受千刀万剐，您可以任意惩治为臣。等等。

奏折送上去之后，姓曾的得到了消息，失魂落魄，战战兢兢，好像喝了一碗冰水。幸好皇帝宽容大度，把奏折留在了宫里，没有向他责难，接着又有科员、府道以及九卿等文武大臣，纷纷上表检举；即使以前曾拜他为老师、称他为干爹的人，也翻脸不认了。锦衣卫就奉旨抄家，把他发放到云南充军。他的儿子在平阳任太守，朝廷也派去官员审问。姓曾的人听到了圣旨，正在心惊肉跳之时，立刻就有几十名武士，腰间挎着宝剑，手里拿着刀枪，径直闯入他的卧室，扒掉他的朝服和纱帽，把他和妻子一起捆绑了起来。不大一会儿，就看见几个夫役把他的金银珠宝都搬到了庭院里，金银钱钞数百万，珍珠、翡翠、玛瑙、玉石数百石，帷幕、绣帘、床榻之类的东西又有数千件，以至孩子的襁褓，女人的睡鞋，散落在庭院里和台阶上。他样样都看在眼里，犹如芒针刺眼，非常心痛。又过了一会儿，有个武士把他艳丽的小妾揪出了绣房，她披头散发，娇滴滴地哭叫着，原先的玉容荡然无存。怒火焚烧着他的心，他只能忍受着悲愤不敢出声。片刻之间，楼阁与仓库，都被贴上了封条。武士马上呵斥他滚出去。监视人在身前身后围着，把他拉出了相府。夫妻俩忍着怨气上了大路，哀求一辆低劣的小马车用以代替行步，却没有随心所欲。走到十里之外，妻子的两只小脚非常酸痛，歪歪斜斜的总要摔倒，他就时常

用一只手搀着她向前赶路。又走了十几里，自己也非常疲惫，忽然看见有一座高山，高耸入云。他担心登不上去，没有办法爬过这座大山，就拉住妻子的手，相对流泪。押解的人瞪着眼睛看着他，一刻也不叫他停下。他又看见夕阳已经落到半山腰了，无处投宿，没有办法，就在坎坎坷坷的山路上，一步一挨地向前爬。等爬上了山腰，妻子已经浑身无力，坐在路边哭泣。他也坐在路旁歇息，不管监押人怎么辱骂，他也不走。

突然他听到一阵叫喊声，竟然是一伙强盗，每个都手持利刃，跳蹿着冲了过来。监押的人犯吃了一惊，逃跑了。他直挺挺地跪倒在地说：“我孤单一人被贬到很远的地方，口袋里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请求强盗放了他。强盗们瞪着眼睛说：“我们都是被你害死的无辜百姓，只是要取你这奸贼的头颅，别的什么都不要。”他非常愤怒地训斥那些强盗：“我虽然是一个负罪之人，但却是朝廷的命官，贼子们怎么敢半路杀人呢！”强盗也恼怒了，就举起斧子砍他的脖子。他感到脑袋落在地上发出“砰”的响声，就在魂魄惊疑之时，来了两个小鬼，拧起他的胳膊，反绑着他的双手，赶他向前走。走了一会儿，进了一座都城里。

不大一会儿，就进了一座宫殿，姓曾的人见殿上有个相貌丑陋的王者，倚在桌子上判决人们的祸福。他向前走了几步，跪倒在地哀求王者除去他的痛苦。王者核查卷宗，刚看了几行，就怒气冲天地说：“你触犯的是欺君误国的重罪，应当下油锅！”殿下的一群小鬼答应了一声，立即就上来一个大鬼，把他拖下了台阶。他看见大约七尺高的油锅，周围烧着炭火，锅腿全部烧红了。他吓得浑身颤抖，悲伤地叫喊，环视四周，没有可以逃跑的路。大鬼左手揪住他的头发，右手抓住他的脚脖子，把他抛进了油锅。



他感到孤零零的只有他一个人，随着油波上下翻滚，皮开肉绽，剧痛钻心。滚开的油汁浸进了嘴里，煎肠炸肺。他想尽快死掉，但是用尽了办法就是死不了。大约一顿饭的时间，大鬼才用一支非常大的叉子把他挑了出来，还让他跪在殿下。王者又翻阅卷宗，又怒气冲天地说：“你仗势作威作福，应该到刀山狱里受刑！”大鬼又把他拖出去了。他看见了一座小山，山势不怎么宽广，但是悬崖峭壁，高耸陡立，山上刀剑纵横，密麻麻的像一片密集的竹笋。开始时有数人在刀上挂着肠子，穿过了肚子，呼喊哀叫的声音，吓得人魂飞魄散。大鬼催促他上刀山，他痛哭流泪地向后退缩。大鬼用带毒的锥子刺他的头部，他忍着剧痛，请求大鬼可怜他。大鬼急了。把他抓到手里举了起来，使劲抛向空中。他感觉身子被抛到了九霄之上，又昏昏沉沉地落下来，就有数把刀子，相互交错，刺进了他的胸部，剧烈的痛楚无以言表。又过了一会儿，他沉重的身体向下坠，刀孔逐渐增大。忽然从刀上掉了下来，四肢就蜷缩起来。大鬼又赶他去参见王者。王者命人计算一下他一生卖官鬻爵、贪赃枉法、收受贿赂，一共得了多少钱，立刻就有一个满脸乱蓬蓬络腮胡子的人，拿着算盘核算。算了一会儿说：“一共二百二十一万。”王者说：“既然是他自己积存出来的，就让他自己喝下去！”不大一会儿，小鬼就拿来二百二十一万吊铜钱，堆在了台阶上，像一座山丘。小鬼渐渐把铜钱都放进铁炉内，燃起烈火，融化成了铜水。有好几个鬼轮流用勺子舀起铜水向他嘴里灌。铜水流到了他的脸颊上，把皮肤烫得焦臭迸裂；灌进了喉咙里，把五脏六腑烫得沸腾起来。他生前担心这种东西不多，这时候反倒忧愁这种东西太多了！灌了很长时间，才把铜水全部灌完了。王者吩咐一个小鬼，把他押到了甘州，投生为女人。

他向前走了几步，看见地上有一个非常高的架子，架子上竖着一根大约几尺粗的铁梁，以铁梁为中心轴，安放着一个火轮子，有几百里那么大，轮子上的火焰五彩缤纷，火光四射，照亮了云霄。小鬼用鞭子抽打他，让他登上火轮子。

他闭上了眼睛，刚一跳上火轮子，就感觉轮子跟着两只脚转动起来，突然感到身子一沉，坠了下来，觉得浑身冷冰冰的。睁眼一看，他已经变成了婴儿，并且是一个女孩。再看看父母双亲，都衣衫褴褛。土房屋内，还放着乞讨的破瓢和打狗的棒子。他心里明白，他已投生为乞丐的女儿。从此她每天都拿着钵子，随着一些乞讨的孩子出去讨饭，肚子里叽里咕噜地直叫，一年到头也吃不上一顿饱饭。穿着破旧的衣裳，常常寒风刺骨。她长到十四岁时，卖给了一个姓顾的秀才当小妾，粗茶淡饭，可以自给自足。然而大老婆非常刁蛮，每天





不是用鞭子抽打她，就是用红彤彤的烙铁烙她的乳房。幸好丈夫非常疼爱她，心里才略微感到了一点安慰。有一天，东邻有一个品行极其恶劣的青年人，忽然爬过了墙头，跑过来强奸她。她想前世已经造了那么多罪孽，已经遭到阴间的惩治，如今哪敢还去再作孽呢。于是就大声呼喊，丈夫和大老婆闻声爬了起来，那个品行恶劣的青年人才逃跑了。

过了不长时间，有一天，姓顾的秀才跟她同住，她正在枕头上喋喋不休地叙说自己的苦楚，忽然听到啞啞一声响，两扇房门被打开了，进来两个强盗，手持钢刀，砍掉了秀才的脑袋，抢走了家中的一切财物。她畏缩在被窝里，大气也不敢出了。强盗走后，她才哭喊着跑到大老婆的寝室。大老婆闻听后，非常吃惊，就跟她一起哭天喊地地去察看丈夫的尸体。察看完，大老婆怀疑是她勾结奸夫残害丈夫，就写下状纸，到知府那里状告她。知府把她抓到了大堂，严刑拷打，竟然以谋杀亲夫的罪名，判处她千刀万剐的残酷刑罚，把她捆绑了起来，押赴刑场执刑。她胸膛里积满了怨气，跺着脚叫屈喊冤，觉得阴间的十八层地狱，也比不上这里黑暗。

姓曾的正在悲痛地哭号，听见游伴儿呼唤他说：“老兄，你被魔住了吧？”他猛然醒了过来，见老和尚还盘腿坐在蒲团上。游伴儿争抢着问他：“天已经黑了，早就饥肠辘辘了，你怎么沉睡了这么久？”他这才心思忧虑地爬起来。老和尚微笑着问：“宰相的算计灵验了吧？”他听了这话，心里越发惊讶，就参拜老和尚，向老和尚请教，打听刚做的梦。老和尚说：“修炼品行，广施仁德，火坑里也能够长出青莲来。你的梦，是你自己的事，出家之人怎么会知道呢。”他兴致勃勃地来到这里，垂头丧气地走了。宰相的幻

想,从此就淡漠了。后来他进入深山,不知在哪里隐居了一生。

异史氏说:“梦境固然是虚妄的,幻想也不是现实。因为他产生了虚荣心,神仙就用梦幻回报他。黄米饭就要做熟了,这种梦幻是必然要有的,应该把这篇故事附在《黄粱梦》之后,作为《续黄粱》。”

胡四相公

山东莱芜县有个叫张虚一的人,他是学使(学使是官职)张道一的二哥。他性情豪爽,不拘小节。听人说本城有一所大宅院被狐狸占据了,就携带名帖前去拜访,希望看一看。他把名帖投到了门缝中,不大一会儿,门就自动打开了,随身的仆人大吃一惊,向后退缩。张虚一整理了一下衣服,非常有礼貌地走了进去。只见客厅里的桌几坐榻都摆设得非常整齐,但是空无一人。于是他便拱手作揖,看着四处祷告说:“小生真心实意前来拜访,既然仙人并不把我拒之门外,为何不赏光,与我相见呢?”突然听见空屋子里有人说道:“您大驾光临,就好像是在幽静的空谷之中听到了人行走的声音,实在让人高兴,请坐下来说话。”就看见两把坐椅自动移成相对的位置。刚一坐下,就看见一个红色的镏漆茶盘,里面放着两杯茶,悬空在面前。二人各拿一杯,对坐着喝,只听到喝茶的响声,却始终没有看见人。喝完茶后,紧接着就摆上了酒菜。张虚一仔细询问他的出处来历,回答说:“小弟姓胡,家中排行第四,手下的人都以胡四相公称呼我。”于是两人就欢声谈笑,甚是投机。桌子上摆的全是山珍海味,从后屋里又飘来了香喷喷的饭香味。上酒菜的仆人好像很多。酒喝完以后,张虚一



非常想喝一杯茶，刚有这个想法，一杯香茶就已经在茶几上放好了。只要心里面想到的，都会随你的想法立刻办到。张虚一非常高兴，尽情地畅饮，直到酩酊大醉才回家。从此以后，隔三差五他一定会去拜访胡四相公一次，胡四相公也经常来张家，跟一般主客之间往来的礼节相同。

有一天，张虚一对胡四相公说：“南城的巫婆，每天都拜托狐神为人治病，并赚了患者许多钱。不知道她家的狐仙，您是否认识？”胡四相公说道：“她只是骗人而已，实际上并没有什么狐仙。”不一会儿，张虚一起身去小便，听见耳边有人轻声说：“刚才您说的南城假托狐仙的巫婆，不知是何人。小人要随先生去看看，烦劳您跟我主人说一声。”张虚一知道这是只小狐狸，答应说：“行。”于是在喝酒时就向胡四相公请求说：“我想要您一两个手下的仆人，和我同去打听一下那个巫婆的情形，希望您能答应我。”胡四相公就说不用去了。张虚一再三请求，才同意了。过了

不一会儿，张虚一告辞出来了，马儿自动走到面前，好像被人牵着。等到上马行走，小狐狸一路上跟他闲聊，对他说：“以后先生在走路的时候，如果感到衣襟上散有细沙，那就是我们跟着呢。”说着就进了城，来到巫婆家中。巫婆看见张虚一来，满面堆笑地迎了出来：“您这位贵人怎么突然有时间过来啦？”张说道：“听说你家的狐狸特别灵验，真是这样吗？”巫婆马上板起脸说：“这种话可不是贵人能说的。怎么可以说是狐狸？只怕我家花姐听了不愿意。”话音未落，半空中就飞过来半块砖头，一下打在了巫婆的胳膊上，把巫婆打得身子一斜，差一点摔倒。巫婆非常吃惊，对他说：“官人怎么可以用砖头打我这老婆子呢？”张虚一笑着说：“你这个老太婆是不是眼睛瞎了？什么时候见过自己脑袋被砸破，却诬赖手搁在袖子里的人？”巫婆张皇失措，不知是怎么回事，正在猜疑，又落下来一块石子，把巫婆打倒在地。接着看见污泥不住向下落，打在巫婆的头上脸上，她就像鬼那样，只知道请求饶恕。张虚一请求小狐狸放过她，这才停住了。巫婆连忙爬起来逃回屋里，把门关上，不敢再出来了。张虚一喊着问她说：“你的狐狸能不能比得过我的狐狸？”巫婆只是一个劲儿地赔礼求饶。张虚一抬头仰望半空，让小狐狸不要再继续打她了，巫婆这时才心惊胆战地出来了。张虚一笑着劝她一番，这才回去。

从这以后，每当他一个人走在路上时，感觉有细沙土沙沙地向下落，就叫小狐狸和他说话，每次都应答，一点也不错。即使遇到虎狼和强盗，也无所畏惧。这样一年多过去了，他和胡四相公的友情更加深厚了。张虚一曾经询问过他的年龄，他自己也不清楚了，只是说：“我亲眼目睹黄巢造反，就好像发生在昨天。”有一天晚上，两个人正在闲聊，忽然听到墙头沙沙的响声，



声音非常大。张虚一感到非常奇怪。胡说道：“这肯定是我的哥哥。”张虚一说道：“为什么不请进来坐下聊聊？”胡四相公说道：“他的道行十分浅薄，只要能抓一只鸡吃就足矣。”张虚一对胡四相公说：“交情之深，像我们两个人这样的，可以说就没有什么不满意的事了，只是始终不能看到您的容貌，这真是一件让人痛惜的事。”胡四相公说：“只要感情深就足够了，为什么必须要见面呢？”

有一天，胡四相公摆设了酒席，邀请张虚一过去饮酒，顺便告别。张虚一问他：“打算到哪里去？”回答说：“我出生在陕中，就要回去了。您经常总以对面不能看见面目为遗憾，如今让您认识一下几年来的好朋友，今后如果再相见时就可以认得了。”张东张西望都没有看见。胡四相公说：“请您把卧室的门打开，我就在其中。”张按照他的话，推开门一看，只见里面有一位非常漂亮的少年，正看着他笑。这位少年衣着整齐华丽，眉清目秀，就像画中人的一样。转眼间就再也不能看到了。张虚一转身就走，听见了有脚步声跟在后边，说：“如今总算解除您心中的遗憾了。”张虚一恋恋不舍地跟他分手。胡说：“人生的离合从来就有定数的，又何必记挂在心呢。”接着就用大杯劝酒。一直喝到了深夜，才用纱灯照着把张虚一送回了家里。天亮以后，张虚一又去看望，只留下了一片非常凄凉的空房罢了。

后来，张虚一的弟弟道一先生任西川学使，张虚一仍然跟从前一样贫困。所以前去探望弟弟，怀着非常大的希望。结果一个多月过后，动身转回家中，心里非常失望，一路奔波，在马上喟然长叹，无精打采的，像个木头人。忽然看见有一个少年骑着一匹黑马追随在他身后，张虚一回头一看，看见这位少年身着轻软皮

衣，人马都十分俊美，看他风度翩翩，温文尔雅，就跟他边走边聊。少年看出张虚一心里有不高兴的事，就问他。张虚一叹着气就跟他说了不高兴的原因。于是少年用语言慰勉他。跟他同行了一里多路程，来到了岔路口，少年才跟他拱手分别，说道：“前面路上有个人，会交给您一个老友赠送的礼物，希望您能够收下它。”再想询问，那少年已经骑马离开了。张虚一不清楚他的意思。又行了二三里的路程，看见一个老仆人打扮的人，带着一个小竹篮子，献到他的马前，说：“这是胡四相公敬送给先生的。”张虚一这才恍然大悟。接过来打开看了看，里面装的全是银子。等抬头看那个老仆人时，已经不知去向了。

酒 虫

山东省邹平县有个刘氏，身体肥胖喜欢喝酒。每次独自饮酒，都能喝一瓮。他家靠城边有肥沃的田地三百亩，就有一半种黍，用来酿酒；家中富裕，不以喝酒为牵累。西域来的僧人看见他，说他身上有一种奇怪的病。刘氏回答说：“没有。”僧人说：“你喝酒有没有醉的时候？”刘氏说：“有的。”僧人说：“这是酒虫。”刘氏大吃一惊，于是请求西域僧人给他医治。僧人说：“容易。”刘氏问：“需要什么药？”僧人回答说不需要。只叫他在中午趴在床上，用绳捆绑手脚，距离头半尺左右，放一个盛好酒的酒器。不一会儿，他就口干渴，非常想喝酒。酒的香气入鼻，馋火往上烧，然而苦于得不到酒喝。忽然感觉咽喉很痒，呕吐出一个东西，直掉进酒中。解开捆绑的绳子往酒器中看，有一个长三寸左右的红肉，像游鱼般蠕动，口眼都齐全。刘氏非常惊讶，以金银酬谢，僧



人不接受，只是要那个虫子。刘氏问：“干什么用？”僧人说：“这是酒的精，瓮中装上水，把虫放入搅拌，立即就酿成好酒。”刘氏叫人试验，果然如此。从这以后，刘氏看见酒就像见了仇人一样。身体逐渐消瘦，家境也日渐贫穷了，后来连饭都吃不上了。

异史氏说：“一天喝一石酒也不会影响富贵，不喝一斗酒，却更加贫穷，难道饮食本来就有定数的吗？有人说：酒虫是刘氏的福气，不是刘氏的病灾，僧人愚弄他，用来实现他的技艺。你认为对不对？”

骂鸭

县城西边的白家庄的一个村民，偷了邻居家的一只鸭子，煮熟吃掉了。到了晚上，他感觉皮肤发痒。等到天亮一看，身上长满

了一层毛茸茸的鸭毛，一碰就疼痛。他怕得要死，没有办法可以医治。到了晚上，他做了一个梦，梦里有人告诉他说：“你的病是老天爷对你的惩罚。需要丢鸭子的人骂你一顿，身上的鸭毛才能褪掉。”可是邻家的老头儿一向很有肚量，过去也丢过东西，从来没有动过声色。他就用欺骗的语言告诉老头儿说：“鸭子是被某甲偷去的，那个人最怕挨骂，你狠狠骂他一顿，也可以警告他。”老头儿笑笑说：“我哪有闲气骂恶人。”始终没有骂。他越发窘急了，就把实情跟老头儿说了。老头就臭骂了他一顿，他身上的鸭毛才掉了。

异史氏说：“太可怕了，偷东西的人应该感到害怕呀，偷一次就长了一身鸭毛！真是太可怕了。骂人的人应该引以为戒，一骂偷东西的，盗贼的罪过就减轻了！但是行善的人有行善的方法，那个邻居家的老头儿，是用臭骂一顿的办法，去行使他的善心的。”

魁 星

山东郓城县有个张济宇，一天晚上，他躺下后还没有睡着，屋子里忽然明亮起来，就像白天一样。他惊疑地抬头望去，只见文魁星拿着笔站在室内。他急忙爬起来跪拜，当他抬起头的时候，光亮就没有了。由此，他非常自信，认为这是自己能够考中状元的吉兆，就再不刻苦读书了。

后来，张济宇竟然是名落孙山，一事无成，家业也破败了，亲人相继去世，就只剩下他孤零零的一个人。文魁星本是天上主文之星，为什么他没给张济宇带来幸福，反倒为他带来祸患呢？这不是很值得深思吗？



狼

有一个屠户卖肉回来的时候，天已经黑了。忽然来了一只狼，看到屠户担子里的肉，馋得直流口水，一直跟着屠户走了好长的路程。屠户非常害怕，拿出刀来吓它，狼就稍微后退几步；屠户转过身来继续往前走，狼又跟上来了。屠户没有办法，心里偷偷地想，狼想吃的是肉，不如把肉悬挂在树上，等明天一早拿回去。于是，他就用钩子把肉钩起来，翘起脚把肉挂在树上，然后让狼看看已经空了的担子。狼停下脚步不往前走了，屠户也就回家了。

第二天早上，屠户前去拿肉，远远望去，只见树上悬挂着一个很大的东西，就像有人吊死了一样，屠户吓了一跳。慢慢地走过去一看，原来是一只死狼。抬头再仔细一瞧，只见狼嘴里叼着肉，钩子穿透了狼的上腭，狼就像鱼吞食鱼饵那样吊在树上。当时，狼皮的价格很高，卖了十多两银子，屠户发了一笔小财。

贪吃的狼，像缘木求鱼那样爬到树上去叼肉，结果被吊死了，这真是可笑啊！

有一个屠户连夜往家里走，担子里的肉已经卖光了，只剩下一些骨头。路中碰到两只狼，跟着他走了很长一段路程。屠户非常害怕，就扔过去一块骨头给它们。一只狼得到骨头不走了，但是，另一只狼仍然跟在后面；又扔过去一块骨头，这只狼停了下来，可是前一只狼又跟上来了。就这样，骨头已经扔完了，但是这两只狼还照样地追赶他。屠户怕前后一起受到狼的攻击，心里既

着急又害怕。忽见地里有一个打麦的场子，场主在打麦场里堆放着一堆柴草，苫盖得像一座小山。屠户就跑到柴草垛旁边背靠着草垛，放下担子，手拿着屠刀，防备狼的袭击。狼不敢过来，就凶狠地盯着他。一会儿，一只狼走开了，另一只狼像狗一样蹲在屠户的对面，时间长了，就像没事一样把双眼闭起来了。屠户突然跳起来，用刀劈狼的脑袋，又连砍几刀，把狼砍死了。刚想回家，转到柴草垛后边一看，只见另一只狼正往草垛里面钻，想要钻过去从背后对他进行袭击。狼的身子已经钻进草垛一半，只是露着屁股。屠户在后面先把狼的后腿打断，然后也把它打死了。这时候，才明白前面那只狼假装睡觉，是为了诱惑自己。狼也真是狡猾极了！然而顷刻之间，两只狼全部被打死，禽兽的这种狡诈又能怎么样呢？只不过给人们笑一笑而已！

有一个屠户在夜里赶路，被狼追得直跑。看到路边有夜耕者留下的一间小土屋，就跑进去藏了起来。狼看屠户进屋了，就用一只前爪从草苫子上伸进来抓他。屠户急忙把狼的爪子捉住，不让它缩回去，但是没有办法把它杀死。这时候，身上只带着一把不足一寸的小刀，屠户就用这把小刀把狼前爪的皮割破，用吹猪的泔水来吹它。用力吹了一阵，感觉到狼不怎么动





弹了，这才用带子把狼爪绑上。走出小屋子一看，这只狼全身膨胀得像一头小牛一样，后腿伸直不能弯曲，嘴张着合不上，已经快要死了。于是屠户就背着它回家了。如果不是屠户，怎么能想到这种制伏狼的办法呢！

三件事都发生在屠户的身上，看来屠户杀猪的残忍手段，杀狼的时候也可以用啊！

考弊司

闻人生是河南人。他整天卧病躺在床上，只见走进来一个秀才，跪在床前，非常礼貌。见面以后，秀才请闻人生一起出去散散步，扶着他说话，一边走一边说，走了好多的路程也没有离开的意思。闻人生就停下脚步，拱手告别。秀才说：“劳驾您再往前走几步，我有一件事要求你。”问他什么事，他回答说：“我们都归考弊司管辖。考弊司的主官叫‘虚肚鬼王’。第一次见他的时候，应该割掉大腿上的肉，想求您去给说个情。”闻人生吃惊地问：“你到底有什么罪，至于受这样的刑罚呢？”秀才说：“没有什么罪，这是规矩。如果多给点好处，就可以赦免，但是我又非常穷。”闻人生说：“我和鬼王从来没有见过，怎么能帮助你呢？”秀才说：“您上辈子和他的祖父是同辈人，他一定会听您的话。”

说话的时候，已经走进一座城池，来到一所衙门前。这个衙门的房屋并不怎么宽敞，只有一座殿堂非常高大。殿堂下边的东西各立着一块石碑，一边写的是“孝悌忠信”，另一边是“礼义廉耻”，绿色的字比笆斗还大。登上台阶走进大殿，殿堂的正中间悬挂着一块大匾，上面写着三个大字“考弊司”。柱子上雕刻着一副

翠绿色字的对联。写的是：“曰校、曰序、曰庠，两字德行阴教化；上士、中士、下士，一堂礼乐鬼门生。”

闻人生还没有游览完，主官已经从后堂走了出来，只见他卷发驼背，就好像是几百岁的人，鼻孔朝天，嘴唇向外翻着，不能盖住牙齿。紧跟其后的是一个主管文书的官吏，长着老虎的脑袋人的身体。两边站着十多个鬼卒，面目凶恶得像山精一样。秀才说：“这就是鬼王。”闻人生非常害怕，转身就要往回走。这时候，鬼王已经看见了他，从台阶上走下来，拱着手把闻人生让到堂上，并问候了他的生活起居，闻人生只是随便地答应着。鬼王问：“您来到这里有什么事吗？”闻人生就把秀才的请求跟他讲了。鬼王严肃地说：“这件事早已定成规矩，就是父母也不会答应！”态度很严厉，好像一句话也听不愿意听。闻人生不敢再说下去，马上起身离开，鬼王侧身送他，一直把他送到大门以外才返回大堂。

其实闻人生没有回去，又偷偷地溜进衙内想看看事情的发展。等来到大堂的下面，秀才已经和几个同辈人，双手背在后面，被人用绞勒着手指，就像犯人在监狱中受刑一样。有一个面貌凶恶的人拿着刀走过来，扒下秀才的裤子，露出大腿，割下一块肉，大约有三个手指那样宽。秀才大声喊叫，声音都要嘶哑了。闻人生为人仗义，非常生气，无法控制自己，大声喊着说：“怎么这样凶残，这是什么世道啊！”鬼王惊讶地站了起来，命令暂时不要再割了，迈着大步向闻人生走来，闻人生已经气愤地走出府衙。

闻人生把这凶残的情景都告诉了街上的人，而且说打算到上帝那里去告状。有人笑他说：“你也太傻了。苍茫无际，你到什么地方去找上帝并向他申冤啊？这些家伙和阎罗关系非常密切，到那个地方申诉也许可能答应。”于是指给他道路。跑到那个地



方，的确看宫殿台阶威严庄重，阎罗王正升堂。闻人生立刻跪在台阶上喊冤。阎王召上审问完毕，马上命令几个鬼卒拿着绳索提着锤走了。一会儿，就把鬼王和秀才全都带到堂前。经过审问，情节果然真实，阎王非常生气，呵斥鬼王说：“可怜你上辈子刻苦读书，才暂时让你担任这个职务，等着到富贵的人家投生；现在你居然敢这样为非作歹，应该把你的‘善筋’抽掉，给你添上几根‘恶骨’，罚你永远不能发迹！”鬼卒们先用鞭子抽打他，把他打倒在地上，碰掉了一颗牙齿；然后又用刀挑开他的指尖，把筋抽出来，这筋像丝一样又亮又白。鬼王疼得大声号叫，就像杀猪一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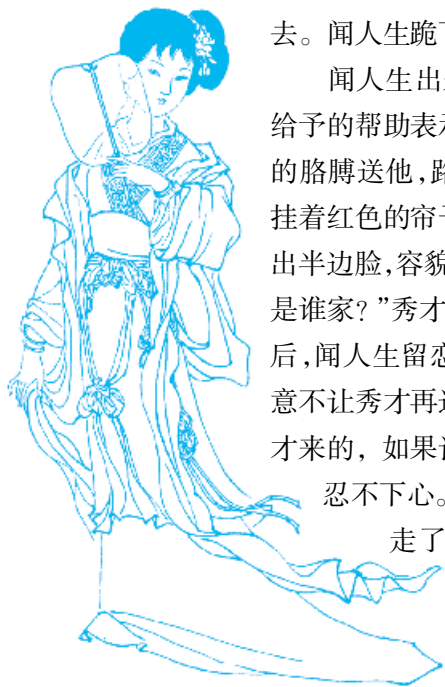
抽完手脚上的筋，有两个鬼卒把他押出去。闻人生跪下给阎王磕了头就出来了。

闻人生出来，秀才在后面跟着，对于给予的帮助表示深深的感谢。秀才挽着他的胳膊送他，路过一条街，看到有一家人挂着红色的帘子，帘子里有一个女子，露出半边脸，容貌十分美丽。闻人生问：“这是谁家？”秀才说：“这是妓院。”走过去之后，闻人生留恋这个女子不想离开，就执意不让秀才再送了。秀才说：“你是为了我才来的，如果让你一个人孤独地回去，我

忍不下心。”闻人生执意告辞，秀才才走了。闻人生看秀才已经走远了，

急忙跑进帘子里。

女子出来接见他，相互问了姓名，女子说：“姓



柳，名叫秋华。”有一个老婆子出来，给他们准备了酒菜。酒喝得差不多了，二人走入帷帐，恩爱深切，订立了婚约。天亮后，老婆子进来说：“家中的柴米已经没有了，得破费郎君的金钱，怎么办啊！”闻人生马上想起自己的身上没有钱，又紧张又惭愧，默默地不说话。过了好长时间才说：“我真的没有带一文钱，就立个欠债的字据吧，回家以后马上还你。”老婆子生气地说：“你听说过有妓女去上门讨债吗？”秋华心里很不高兴，也没有说话。闻人生就脱下衣服作为抵押，老婆子手里拿着衣服讥讽说：“这还不够买酒的钱！”絮絮叨叨地很不高兴，和秋华一起走进后屋。闻人生非常羞愧。当时，还盼望秋华能出来送他，重新商量一下晚上订的婚约。可是等了好久，也不见有什么动静。偷偷地跑到后边去看，只见老婆子和秋华自肩上都现了原形，原来是两头牛怪，眼睛闪闪发光，正相对站着。闻人生非常害怕，慌忙跑了出来。准备回家，但是道路曲曲折折，不知道应该走哪一条路。向街上的人问道路，没有人知道他的村庄。闻人生在街市里徘徊了两天两夜，心里非常难过，肚子饿得咕咕直响，真是进退两难。忽然秀才路过这里，看见了闻人生，惊讶地说：“你怎么还没有回去，还如此狼狈？”闻人生惭愧得不知该说什么。秀才说：“一定是那个花夜叉把你给迷惑了。”于是愤恨地去找她们，说：“秋华母子，怎么不给留点面子呢？”去了不一会儿，就把衣服拿回来交给闻人生，说：“淫婢太无礼了，我已经把她呵斥了一顿！”一直把闻人生送回到家里，才告辞离去。

闻人生突然死了，三天后又醒了过来，这些事情，他讲得很清楚。



聂政

安徽怀庆有一个潞王，荒淫无度。他经常带人到民间巡视，看见有标致的女子，就要把她抢走。有一个名叫王生的人，他的妻子被潞王看上了，潞王就派遣车马闯进他的家里，王妻哭着反抗，来人硬把她给抬出去。这时候，王生跑出去，藏身在聂政墓的旁边，希望妻子路过这里的时候，还能见上一面，远远地和她告别。一会儿，王生的妻子果然来到，看见丈夫，就哭喊着跳到地上。王生心里非常悲伤，也痛哭起来。随从们知道这就是王生，便把他抓住，就要拷打。这时忽然从墓中跳出一位大丈夫，手里拿着钢刀，气势威武，厉声说道：“我就是聂政！良家妇女怎么能让你们随便掠去！想到你们这些东西，都是身不由己，暂时原谅你们。麻烦你们告诉那荒淫的昏王，如果不改掉这种恶行，几天后我一定会就砍掉他的头！”大家非常害怕，丢下车逃跑了。这个大丈夫也进入墓中消失了。王生夫妻在墓前叩拜以后就回家了，回到家里还很担心，怕潞王再回来。十几天后，也没有什么消息，才放下心来。据说，从发生这件事以后，潞王的淫威也慢慢地收敛起来了。

异史氏说：“我读过刺客传，只敬佩聂政：他不顾忌自己的生命来报答知己，有大义之气；在众目睽睽之下刺杀当朝宰相，有专诸的勇猛；事成以后自毁容貌，不连累骨肉亲人，有曹沫的智慧。至于荆轲，没有能力刺杀无德的秦始皇，使他能够断襟逃脱，而自己却自取灭亡。他轻率地借了樊于期将军的头，什么时候才

能还啊？荆轲这个千古的憾事，却要被聂政所嗤笑了。从野史上看到：荆轲的坟墓被羊角哀、左伯桃的鬼魂掘了。倘若真是如此，那么荆轲就是活着的时候没有成名，死去以后还丧失了侠义之气，这和聂政抱不平惩治荒淫的行为相比，为人的贤良与不肖，相差得就太远了。啊，聂政的贤良，从这件事上我更加坚定不移了。”

罗 祖

罗祖是山东即墨人，小的时候家里非常贫困。他们家族要出一名壮丁到北边去服兵役，就让罗祖去了。

罗祖在边境待了几年，有了一个儿子。驻军的守备大人对他非常器重。正好守备升了官到陕西去当参将，想带着罗祖一起去上任。罗祖就把妻子和儿子托付给姓李的朋友帮忙照顾，去了陕西。

从此以后，三年也没回家。有一次参将打算往塞北寄一封信，罗祖请求去送信，顺便看看妻子和儿子。参将答应了。

罗祖回家以后，妻子和儿子都非常好，他心里感到很安慰。但是，他发现床的下边有一双男子的鞋，心里非常疑惑。一会儿，便去拜访姓李的朋友，表示谢意。姓李的朋友准备了酒席热情地招待他。妻子又说姓李的朋友照顾得非常周到，罗祖对姓李的朋友更加感激。

第二天，罗祖对妻子说：“我要给参将大人去送一封信，晚上不回来，请不要等我。”说完，出门骑着马就走了。他在附近躲起来，天晚起更后就回家了。听见妻子和姓李的朋友躺在床上说



话，非常生气，破门而入。妻子和姓李的吓得连忙跪倒地上，爬着向罗祖求饶。罗祖拔出刀，停了一会儿又把刀插回鞘内，说：“我原来以为你是一个讲义气的人，现在你做出这样的事情，杀了你都会弄脏我的刀！我和你约定：妻子给你，壮丁册上我的名字也由你来代替，马和武器全在这里，我走了！”说完就走了。

邻居们把这件事告到官府。官府把姓李的打了一顿板子，姓李的说出了事情的原委。但是没有证人也没有证据，派人到处寻找罗祖，连一点影子也没找到。官府怀疑罗祖被这对奸夫淫妇杀害了。于是，就把罗祖的妻子和姓李的关进了大牢。一年以后，二人相继死在了监狱里。官府派人把罗祖的儿子送回到即墨去了。

后来，石匣营有一个打柴的人到山里去，看见有一个道士在山洞里坐着，不吃不喝。人们感到很奇怪，拿粮食给他吃。有人认出来这个道士就是罗祖。送来的食物摆满了山洞，罗祖还是一口也没有动，态度还有点厌烦。就这样，去送东西的人越来越少了。

几年后，山洞外的蓬蒿长得和小树林一样高，有人曾经偷偷地往洞里看过，罗祖坐在原来的地方一动也没有动。又过了很长时间，有人看见罗祖已经离开了山洞并在山上散步，走到面前的时候，就不见了罗祖。又到山洞里一看，只见罗祖仍然坐在原来的地方，衣服上的灰尘像以前一样厚。人们更加惊疑了。又过了几天，人们再去看罗祖，见他早就断气了。

当地的人还为他修了一座庙，每到三月的时候，烧香的人往来不断，络绎不绝。罗祖的儿子来了，人们都称他为小罗祖，香客们给的钱全部归他所有。直到现在，罗祖的后人还是一年来一次，收取香资。

沂水的刘宗玉给我讲这件事情，讲得非常详细。我笑着说：

“现在世界上信佛的人不求成为圣贤,只希望能成佛。请你告诉他们,如果想立地成佛,首先应该放下手中的屠刀!”

刘 姓

临淄有一个姓刘的人,为人非常凶暴,就像一只戴着帽子的老虎。后来把家搬到沂水县,恶习还是没有改掉,乡里的人既恨他又怕他。刘家有几亩地和苗家的土地挨得很紧。苗家的人勤劳俭朴,在稻田的边上种了很多桃树。头茬桃子熟的时候,苗家的儿子上树去摘桃;姓刘的看见以后恶狠狠地将苗家的儿子赶走,并指着苗家的桃树说是自己家的。苗家的儿子一边哭着一边跑去告诉父亲。苗父正在惊异的时候,姓

刘的已经骂上门来,还嚷着要到衙门去告他们。姓苗的笑着安慰他,姓刘的怒气冲天,扬长而去。





这时候，正在沂水县开当铺的李翠石是姓刘的老乡。姓刘的带着状纸进城，正好遇到了李翠石。因为李翠石和他是同乡，特别熟，就问他说：“你去哪儿？”姓刘的把要打官司的事说了一遍。李翠石笑着说：“你这位老先生的名声大家都知道，我早就认识姓苗的那家人，他们为人善良和蔼，怎么敢占你的桃树欺负你呢。可能你说的是反话吧！”于是，就把状纸给撕了，把姓刘的拽进了铺子里，要替他们说合。姓刘的非常生气，仍然不肯罢休，偷偷地拿铺子里的笔又写了一张状纸，藏在了怀里，一定要告状不可。

一会儿，姓苗的来了，把事情的真实情况告诉了李翠石，并请求他给说合一下，别让姓刘的到官府去告状了。姓苗的说：“我是个庄稼人，从来也没有见过当官的。只要是不打官司就行了，几棵桃树又怎么敢自己留着呢。”李翠石把姓刘的叫出来，告诉他姓苗的打算让步。姓刘的又指手画脚地骂个不停；姓苗的一个劲儿地点头哈腰，不敢反驳一句。

事情过去以后，又过了四五天，李翠石碰见了姓刘的同村人，听说姓刘的已经死去。李翠石叹了一口气。第二天，李翠石出门，看见路上有一个拄着拐棍走过来的人，原来就是姓刘的那个人。等走到跟前的时候，姓刘的热情地问候，还请他到家里去做客。李翠石慢慢腾腾地说：“昨天忽然听到你已经死了，怎么会有人传出这么大的谎话呀？”姓刘的没有说话，拉着他回到村子里，到家摆好酒宴，才说：“前几天你听到的话是真的。那天我刚一出门的时候就遇见两个人，要把我抓到衙门里去。我问他们为了什么事要抓我，他们说不知道。我想自己在衙门口出入几十年，也不是那种怕见官长的人，就没有害怕。跟着他们到了衙门里，看见朝南坐着的官长面上带着怒气，说：‘那个姓刘的就是你吗？你

做尽坏事,不知改过,又霸占了别人的东西。像你这样蛮横无理之人,应该把你扔到油锅里!’一个人查过簿子说:‘这个人还曾经做过一件好事,可免除一死。’朝南坐的那位官长看过簿子,脸色也缓和了一点,就说:‘暂时先送他回去吧。’几十个人大叫着要把我赶走,我说:‘为了什么事情把我给抓来?又为什么把我放走啊?还请说明白。’那个小官拿着簿子走了下来,指着簿子上面的一条让我看。簿子上写着:崇祯十三年,用三百个钱挽救了一对夫妻使他们没有离散。那小官说:‘如果没有这一条,你今天一定会死了,变成畜牲。’把我吓坏了,于是又跟着抓我的那两个人一起出来。那两个人向我求好处,我气哼哼地告诉他俩:‘你们不知道我刘某人在衙门口出入了二十年吗,总是勒别人的脖子,你们居然还敢在老虎嘴里拔牙呢?’两人才不再说话了。把我送到村口,向我拱了拱手说:‘这趟差事连一杯水也没有喝到。’二人走后,我进门就又醒过来了,原来这时候我已经死去两天了。”

李翠石听了非常奇怪,就问他做的那件好事的经过。原来,在崇祯十三年时候,那年闹灾荒,几乎到了人吃人的地步。那时,姓刘的还在临淄县衙当班头。有一天他看见一对男女哭得非常伤心,便上前去询问。对方说:“夫妻两人结婚才一年,今年年头不好,夫妻无法两全了,所以才如此悲伤。”过了一会儿,在油坊门前又遇见了他们夫妻两人,好像在争吵什么。走过去一问,油坊马老板说:“这夫妻两人快饿死了,昨天向我讨麻酱维持生活,今天又要把他的妻子卖给我。我家已经买了十几口人了,这算个什么了不起的事呢?如果你的价钱便宜我就买下来,否则我就不会买的。哪有你这样可笑的人,总是缠着人!”男子听了以后



说道：“目前小米像珍珠那么昂贵，我想大约得三百文钱就可以，要不连我一个人逃荒的路费都不够。我把妻子卖掉是想我们两个人都能活下来，如果把我的妻子卖掉我还会饿死，这为的又是什么呢？不是我跟您讨价还价，就求求您积德行善吧。”姓刘的听了以后非常同情他们夫妻俩，其后就问马老板出多少钱。马老板说：“这已婚妇女最多也就值一百个大钱吧。”姓刘的说就给他三百钱吧，自己能掏出一百五十文钱，帮个忙。马老板执意只给一百文钱。姓刘的年少侠义，就对那个男人说：“这个老板太小气了，不用再跟他讲了。我资助你们三百文钱，如果你们夫妻两人能一起去逃荒，不拆散那不就更好了！”说完就从兜里拿出三百文钱，给了他们夫妻两人。他们夫妻两人向他磕了个头，哭着走了。姓刘的把这段往事讲完后，李翠石为此赞叹了一番。

从这以后，姓刘的就改掉了以前的恶行，真的重新做人了。如今，他已经七十岁了，身体结实。去年，李翠石到周村去的时候，恰好遇上姓刘的和别人争吵，很多人围着劝说也无济于事。李翠石对姓刘的大笑着说：“你又想为了桃树去告状吗？”姓刘的听后，立刻不知道怎么办了，一下子怒气全无，什么都没有说，抄起了手，走开了。

异史氏说：“李翠石兄弟俩，都是出名的有钱人。但是李翠石为人非常厚道老实，从来没有倚仗自己的财富在乡里称霸，真可谓是位诚实恭谨的君子。只看他调解纠纷劝人做好事的善行，他一生的作为也就不再说了。古时候有人曾说：‘为富不仁。’我不知道李翠石是先行仁义而后富裕起来的，还是先富裕起来而后行仁义的。”



镜 听

益都这个地方,有一个姓郑的哥俩,都是书生。老大很早的时候就很有名气,父母非常喜爱他,由于喜欢大儿子,所以对大儿媳也另眼相看。弟弟没出息,不能得到父母的欢心,因此他们也不太喜欢二儿媳,甚至常常给她气受。两个儿媳因为处境大不相同,在这样的情形下,彼此间也就产生了矛盾。

二儿媳经常对丈夫说:“同样是男人,你为什么就不能给我争口气呢?”于是,她就赌气不让丈夫和自己住在一起。郑老二受到很大激励,下定决心刻苦学习,勤于思考,于是也有了名气。父母对他态度稍稍有所改变,但是郑老二在父母的心里,始终也赶不上哥哥。

二儿媳对丈夫寄予了非常大的希望,正好赶上这年科举考试,在过年的那天晚上就用镜子偷偷算卦。这时候,有两个人走出来,推搡着开玩笑,说:“你也凉快凉快去吧!”

二儿媳听到这句话以后就回家了。猜不透这句话是吉还是凶,就把这事搁在一边。

科举考试完毕,郑家哥俩都回到家里。当时的





天气仍然非常炎热，两个儿媳妇在厨房生火做饭，打算到田里去送饭。

忽然，有人骑着马到门口来报喜，说郑家的大哥考中了举人。母亲来到厨房里，叫大儿媳妇：“老大考中了举人！你可以凉快凉快去了。”

二儿媳妇又生气又悲伤，一边流着眼泪，一边做饭。

不一会儿，又有人来报告郑家老二也考中举人了。二媳妇狠狠地擀面杖一扔，就走了，口里说道：“我也凉快凉快去！”

在这个时候，情绪非常激动，随便说了这句话。过后一想，才知道正是镜子算卦听到的那句话，得到验证了。

异史氏说：“人要是贫穷，父母都用不同的眼光看待儿子，是有原因的呀！家庭闺房里，当然不是妻子由于激励丈夫才用来分居的地方，可是郑二的妻子激励丈夫的决心，也和那些百般怨恨而一点儿办法也没有的人不大一样。再看一下郑二的妻子在厨房里把擀面杖扔掉时愤然离开的情景，真是千古一大痛快之事啊！”

盗户

顺治年间，滕县、峄县地方，十个人当中就有七个是强盗，官家不敢去抓捕。后来这些盗贼被安抚，县宰专门称他们为“盗户”，凡遇他们和良民发生争执，官家想方设法庇护他们，为的是怕他们再次叛乱。后来打官司的就经常冒充盗户，而仇家则极力揭露他们是假的。每当争执的两家把状子呈递上来后，是非曲直不论，而先在盗户的真假上，反复相攻击，总是请求官家调查明

断。当时官署里经常有狐狸，县宰有个女儿已经被迷惑了，于是聘来有法术的术士，画上了符，把狐狸抓进了一个瓶子里，将要放到火中烧死。狐狸在瓶子里大声喊道：“我是盗户！我是盗户！”听到这话的人都暗自发笑。

异史氏说：“如今有明火执仗抢劫钱财的，官家不当做盗贼而当做奸淫，有跳墙行淫的又经常不承认奸淫而自认为盗贼，世界又一大变化。如果今日官署里有狐狸，也必然大声呼叫我是盗户！无疑。”

布商

有一个卖布匹的商人，到了山东青州。他偶然来到一座破旧的寺庙，看见里面乱七八糟、荒芜凄凉，心里非常感慨。一个和尚在他身边说：“假如今天您能做件善事，重新把山门建好，就是为佛门增加了很大的光彩。”布商就爽快地同意了他的要求。

那个和尚非常高兴，把布商请到方丈的屋里，热情款待。然后，又给他详细地介绍了庙里的内外殿阁，请他都能一一重修。布商觉得爱莫能助，就委婉地拒绝了。那个和尚却无理地逼迫他施舍，面带怒气，出言不逊。布商很害怕，只能答应和尚马上把全部钱财交出来。于是，就把口袋里所有的钱全部都拿出来递到了和尚的手里，空着手出来了。

他刚要离开，却又让那个和尚叫住了。和尚对他说：“你把所有的钱财都给了我，但是你却不是心甘情愿的，那么你怎么能不怨恨我呢？还不如把你杀掉。”便拿起一把利刀威胁他。布商跪在地上苦苦地哀求，和尚就是不听，他又请求自杀，和尚同意了。



于是，和尚就逼迫他到一间比较偏僻的房屋里，让他上吊自杀。

这时候，正好有一位负责防海的将军从寺庙外边路过，从断裂的墙壁外，看见一个身上穿着红色衣服的女子走进了和尚的室内。将军觉得非常奇怪，就下了马，进入寺庙。他四处搜查了一番，也没有看见那个女子。于是，就来到了那间偏僻的屋子前面，看见两扇门紧紧地锁着。将军命令和尚把门打开，和尚谎说屋里有妖怪，竟然不愿意打开。将军非常生气，就把门劈开闯了进去。看见布商已经吊挂在房梁上，就立刻将他救下来。一会儿，布商就醒过来了。将军追问他自杀的原因，又问那女子在哪里。但是，确实没有那个女子，也许是神佛显灵了吧。

将军把和尚杀了，把钱财还给了布商。布商又凑集许多钱，把寺庙重新整修。从此以后，这座寺庙就香火旺盛了。

席方平

有一个人叫席方平，在湖南东安住。他父亲叫席廉，性格老实厚道，和同乡姓羊的一家比较富裕的人有恩怨。姓羊的已经死了。过了几年，席廉也患重病快要离世，对大家说：“现在姓羊的正在收买阴间的官吏，阴间的官吏让鬼役拷打我哩。”说完不大一会儿，就全身红肿，号叫着悲惨地死去。

席方平看见这样的情景，心里难过，既不吃也不喝，说：“我父亲为人坦诚，不太会说话，现在被强鬼欺负。我必须到阴间去一趟，替我的父亲申冤出气。”说完以后，就再也不说话了，一会儿坐，一会儿站，就像傻子一样，原来是他的魂已经离开了身体。



席方平觉得自己走出了家门，不知道该往哪个方向去。看见街上有来往的行人，就打听去县城的方向。走了一会儿，就进城了。再一打听，他的父亲已经被鬼役关押在监狱里。来到监狱门口时，远远看见他父亲在房檐下躺着，非常狼狈不堪的样子。他的父亲抬头一看儿子来了，泪流满面，说：“他买通了监狱里上上下下的官差。现在昼夜对我严刑拷打，我的腿伤得非常严重。”席方平非常生气，大骂监狱里的官差：“即使我的父亲有罪，也应该有王法来定罪，怎么能让你们这些鬼役为所欲为呢！”于是离开监狱，拿着笔写了一张状纸。在城隍上早衙的时候，就去投状喊冤。

姓羊的恐慌了，又内外花钱贿赂。然后城隍才出来审判这桩冤案。城隍居然用没有证据为由不予审理，根本没有将席方平看在眼里。席方平无处申冤，又在阴间走了大约一百里的路程，来到府城，把县里官员差役们的徇私舞弊的事情，告到府衙大人那



里。大约过了半个月以后，才开始审理。没有想到府里竟然把席方平抓起来了，仍然把这桩冤案批给城隍重新审理。

席方平被带到县里，身上加上很重的刑枷，心里的悲痛和冤气无法申诉。城隍害怕席方平再到别处去告，就派遣鬼役们把他押送回家。鬼役们把他送到门口就告辞离开了，席方平没有回到家里，又跑到了阎王府里，去控告府里和县里的两级官吏贪赃舞弊。阎王马上派人前去缉拿对质。府里和县里的两名官吏派遣心腹偷偷地来劝说席方平，不让他再告下去，还答应给他一千两银子。席方平没有同意。

几天以后，旅店的主人对他说：“您太固执了，官府要求和解但是您却固执地不肯同意，听说现在府里和县里的两名官吏都有信函送到阎王那里，只怕对您不利。”席方平认为这只不过是路人的谣言罢了，没有相信。然而不久就有一个身上穿着黑色衣服的鬼役把他传到阎王殿。进去没有多久就升堂了，看见阎王怒容满面，没有待席方平说话，就先让人重打他二十大板。席方平厉声喝道：“小人有什么罪过？”阎王就像没有听见。席方平挨完板子以后，大声喊：“我挨板子是理所当然的，谁让我没有钱来贿赂您呀！”阎王更加生气，命令差役们准备火床。马上有两个鬼役把席方平抓下去了。只见台阶东侧有一张铁板制成的床，床的下面烧着熊熊火焰，床面上被火烧得通红。鬼役们把席方平的衣服扒掉，用力把他捺在床上，反反复复地连揉带捺。席方平非常疼痛，骨肉被烧得焦黑，只差一点没有死去。大约有一个多小时，鬼役说：“可以了。”就把他扶起来，让他下床把衣服穿好，还好，还可以一瘸一拐地行走。回到堂上以后，阎王问：“你还想告状吗？”席方平说：“冤案未平，我是不会死心的，如果我说不告，那是欺

骗您。我坚决要告下去！”阎王又问：“你想告什么？”席方平说：“我所受到的这一切酷刑，都要告。”阎王又很生气，让人用大锯把他的身体锯开。两个鬼役把他拉过去，看见有一根立木，大约有八九尺高，下面平放着两块木板，木板的上下有一片模模糊糊的血肉。正要把他绑上去的时候，忽然听见堂上大喊：“席方平！”两个鬼役马上把他押回去。阎王又问席方平：“你还敢再告吗？”席方平回答说：“我一定要告！”阎王命令鬼役把他抓下去立刻锯开。拉下去以后，鬼役用那两块木板把席方平夹在中间，绑在立木的上面。锯子刚往下锯时候，就觉得头顶慢慢地分开，疼痛得无法忍受。可是即使是这样，席方平还是忍耐不叫出声。这时候，听得一个鬼役说：“真是一个热血男儿！”锯子发出嘎吱嘎吱的声音，一会儿就锯到了胸口，又听见一个鬼役说：“这个人是一个没有罪过的孝子，咱们两个稍微把锯子偏一点锯，不要把他的心脏锯坏。”于是就感觉锯子弯弯曲曲地往下，更加疼痛百倍了。一会儿工夫，身体就被锯成了两半。解开木板，两半身子同时倒了下来。

鬼役上堂大声去报告，堂上有话传下来，命令鬼役把席方平身子合上过来相见。两个鬼役就从两边把两片身子推到一起重新合好，然后把他拽着走。席方平感到身上那一道锯开裂痕，就像要再一次裂开那样的疼痛难忍，刚迈出半步就倒下了。一个鬼役从自己的腰上拿出一条丝带递给席方平，并说：“把这个送给你，用来酬报你的孝顺之心。”席方平把它接过来然后系在身上，浑身立刻健康得和平常人一样，一点痛苦也没有了。

于是上殿跪下，阎王还是像上次那样问他。席方平害怕再一次遭受严刑，就说：“我不告了。”阎王立刻命令鬼役把他送回阳



间去。鬼役把他领出了北门，指点他回家的路，转身就离开了。席方平心里想，阴间里的黑暗比阳间更加可怕，可是没有办法让玉帝知道。世人曾经传说灌江口有一个二郎神，是玉帝的亲属，这位神仙正直聪明，我去向他申冤一定会有效。值得高兴的是两个鬼役已经离开了，他就转身向南走去。正在跑的时候，有两个人追了上来，说：“阎王怕你不回家，真的没有猜错。”就又把抓回去见阎王。席方平心里想阎王一定更加生气，自己一定会受到更加惨痛的酷刑。没有想到阎王一点也没有生气，对席方平说：“你真是一个孝顺的心肠。你父亲的冤案，我已经替他平反了。如今已投生到有钱的人家里，怎么还用着你如此大呼小叫。现在我把你送回家去，赠送给你千金的家业，一直让你活到百岁，这回你该心满意足了吧？”说完就把这些都写在了簿子上，又盖上了大印，让他自己看了看。席方平嘴里说表示谢意就退了下来。鬼役



和他一起走出去，走到半路的时候，鬼役赶着他大骂：“你这个狡猾的家伙！屡次三番告状，让人为了你辛苦奔波得要死！如果你再犯的话，一定把你抓进磨盘里，把你细细地磨上一磨不可。”席方平瞪着眼睛呵斥鬼役说：“你们这些鬼怪想怎么样？我平生能忍耐住刀锯，但是却受不了人家的打骂。咱

们回去见阎王,如果阎王同意让我自己回家,又何必麻烦你们送我呢。”说完就转过头往阎王那里去的路上跑去。两个鬼役非常害怕,只能用好言相劝让他回家。席方平特意拖延时间,走得非常慢,没走几步,就在路旁歇息一会儿。两个鬼役被气得肚子圆鼓鼓的,可是什么也不敢说。大约走了半天,来到一个村庄,有一家人半开着门,鬼役就领着他一起坐了下来,席方平就坐在门槛上。两个鬼役趁他没有注意,一下就把他推进门里去。席方平非常吃惊,刚一定神,再一看自己的身体已经变成了一个婴儿。于是他气愤地大哭,连奶也不吃,三天就死了。他的魂魄飘飘忽忽,还是没有忘记灌江口,大约跑了几十里路,忽然间看到有显贵的仪仗走过来,羽葆飘飘,兵器挡道,于是急忙向路旁躲避。没想到已经来不及了,结果把仪仗触犯,被前头的执事人给抓住,捆绑着送到行驶的车前。席方平抬起头看见车里面坐着一位少年,神采奕奕,仪表堂堂。这位少年问席方平:“你是谁?”席方平一肚子的冤屈没有地方诉,心里猜测这个少年一定是大官人,或者有能力帮助自己申冤,于是就把自己受到的冤枉和各种酷刑如实地说了一遍。车上这位少年听了以后,就让人把他身上捆绑的绳索解开,让他也跟着车子行走。不一会儿走到一个地方,有十几位官员,在路边迎接。车上的少年向他们打招呼逐个地询问。然后用手指向席方平对一个官员说:“这是个下方人,正打算去求见你,希望你能立刻帮助他把事情解决,给予裁决。”席方平询问少年旁边的人,才知道车子里的少年是玉帝的第九位殿下,九王。他所叮嘱的那名官员就是二郎神。席方平抬头看二郎神,细长的身体,脸上有许多胡子,并不像人世间所传说的那样。



九王走后，席方平跟着二郎神来到一座官府的公堂之上，看见他的父亲和姓羊的，还有一些衙役们，都在大堂的上面。一会儿工夫，又有几辆囚车来到，从囚车里带出来几名犯人，原来囚车上的人竟然是阎王、郡守和城隍。于是二郎神就当堂审问他们，相互对质，证明席方平所说的话都是事实。阎王、郡守还有城隍一同被吓得浑身颤抖，就像几只耗子一样在地上趴着。二郎神拿起笔来马上裁决。不久，判词就传了下来，吩咐和这件案件有关系的人员都看看。只见二郎神的判词上这样写道：“查出罪犯阎王一人，职位已被封为王爵，深受玉帝的大恩，本来应该公正廉洁来做臣僚的榜样，不应该贪赃舞弊而造成百姓们对官府的议论。出入的仪仗威风凛凛，只不过都是盲目夸奖你的官职；你就像羊那样狠毒，像狼那样的贪婪，甚至污染了人臣的品行。你就像用斧子那样敲打，凿子入木一般欺压百姓，就连妇女婴儿的皮骨都榨得一无所有；像大鲸吞掉大鱼，而大鱼又吃掉虾，百姓们的生命就像蝼蚁一样实在可怜。应该把西江的水舀来洗你的肝肠；烧东壁的床，请你进到里面。城隍和郡守，作为百姓的父母官，为玉帝掌管牧民的职务。虽然地位低微，可是忠心耿耿、尽心尽力的人很多；即使是由于上官的威严，忠心的也不应该趋炎附势。但是你们却同流合污，包庇有权势的坏人，不但全然不顾百姓的痛苦，而且还设计狡猾的圈套，为了达到贪婪的目的更不嫌鬼瘦。像你们如此贪赃舞弊，真正可以称为是人的面孔，野兽的心肠。应该给你们剔髓去毛，暂且处罚你们作为阴间的死鬼；待你们脱胎换骨以后，再允许超生。还有你们这些差役，既然身在阴曹地府，已经不是人类，就应该在公门修行，多做善事，以便日后能够重新托生；怎么能够在苦海中为所欲为，更增加弥天大

罪。对待百姓蛮横无理，沉下犬脸，能让六月下起飞雪；横行无忌，大发虎威，能让街路禁断行人。在阴曹里大发淫威，都知道监狱里的官吏非常厉害；助昏官侍虐臣民，百姓害怕你们就像害怕屠夫那样。应该在法场上，把你们的四脚剁掉；再把你们放到汤镬里面，抽出你们的筋骨。再说一下羊某，此人为富不仁，狡诈多端。你仗着有钱四处乱用，让阎罗殿上，全是污浊；满天铜臭，让冤枉死去的人们，日月不明。剩下的血腥味还能够添补鬼役，财力简直神通广大。应当把你的家业没收，用来偿还席方平的孝心。把羊某押到东岳去，开刀问斩，立刻执行。”然后又对席廉说：“看在你的儿子如此孝心，你性格善良懦弱，再赐给你父子阳寿三十六年。”然后命令两个差人把他们送回家里。席方平就把判词抄了下来，路上父子两人一起反复地诵读着。到家以后，席方平先醒过来，就让家里的人把棺材打开看一下父亲，看见尸体还冷冰冰，等了整整一天，慢慢地身体有了点温度然后就活过来了。等他们想起来以后就去找抄录的那份判词，谁料判词已经不见了。

从这以后，席方平的家里慢慢地富裕起来，三年的时间，田地肥沃；而姓羊的后代贫穷，楼阁和田产，全归席方平家所有。同乡有人买了席方平家的田地，晚上梦见有神仙呵斥说：“这些是席方平家的家业，你为什么把它占有！”开始的时候还不太相信，等到种完以后，一年下来都收不上一升半斗的粮食。于是只好把田地卖还给席家。席方平的父亲一直活到九十多岁才死去。

异史氏说：“大家都认为西方有料想的净土，可是不知道生与死之间相隔一世，人的神志不清，根本就不知道自己是哪



里来的，也不知道自己去往什么地方；更何况死了一次又一次，活了一回又一回呢？忠实孝道意志坚定，万难而不动摇，席方平令人敬佩啊，真伟大呀！”

任秀

有一个人叫任建之，是山东鱼台县人，以贩卖毡子和皮袄维持生活。有一天，他拿着所有的钱到陕西地方去买货，路上碰到一个人。那个人说：“我的名字叫申竹亭，是江苏宿迁县地方的人。”两人谈得很投机，就磕头拜为把兄弟，行食路宿都在一起。

来到陕西，任建之突然大病不起，申竹亭十分周到地照顾他。十几天以后，任建之的病情更加严重。他对申竹亭说：“我家本来就没有什么房产，八口人的生活，只依靠我一个人在外东奔西走做生意来维持，我今天不幸就要死在异乡。你就像我的亲兄弟一样，在两千里以外的地方，我哪里还有什么亲人！我的包袱里面有二百多两银子，你拿出一半，替我把棺材买好，剩下的你可以用做本钱；另一半寄回去给我的妻子和儿子，好让他们雇辆车把我的棺材运回家里。假如这个地方有人愿意把我的尸骨带回到我的家乡，就是花多少钱也不要计较了。”说完话，任建之就趴在枕头上写起了遗书，交给申竹亭。到了夜晚，任建之就死去了。

申竹亭只用五六两银子为任建之买了一口薄棺材，简单地装殓了他。店主人催促他赶紧把棺材抬走，申竹亭借口到寺庙去寻找存棺材的地方，居然偷偷地逃跑不回来了。

过了一年多，任家才得到了真实的消息。当时任建之的儿

子任秀十七岁,正在跟着老师攻读,从此以后就把学业放弃了,打算去寻找父亲的灵柩。母亲怜爱他的年龄小,不同意他去,任秀就死去活来哭泣,母亲只好把东西卖掉给任秀准备好路费,并且吩咐了一个老仆人跟随他去。半年以后,他们才将棺材运回来,埋葬了。任家非常贫困,幸好任秀聪慧过人,把丧服脱掉以后,进入鱼台县学攻读。可是,任秀为人放荡,喜好赌博。他母亲屡次三番严厉地教训他,也没有改掉他的恶习。

有一天,主考官来考试,任秀考了第四名。母亲气得哭个不停,连饭都不吃了。任秀既羞愧又恐惧,对母亲发誓从今以后一定会刻苦读书。于是,一年多任秀也没有出去游玩,专心致志地读书,最后以第一名的成绩得到了朝廷供给粮食的待遇。他的母亲让他设个学馆来教授学童。可是人们还是因为他放纵不检点,都看不起他。

任秀的一个表叔张某,在京城里做生意,愿意带任秀一起走,不让他花钱。任秀非常高兴,就跟表叔一起走了。

他们来到临清县,船在河关外停靠。这时候有不少运盐的船停泊靠岸,船帆林立。躺下之后,任秀听见嘈杂的人声水声,无法入睡。夜深人静以后,忽然听见相邻的船上有掷骰子赌博的声音。任秀听在耳里,痒在心里,不觉得老病复犯,赌瘾又来了。客人都已经睡熟了,他的口袋里装着一千文钱,就想到那只船上去赌博。他慢慢起来把钱袋解开,手里握着钱犹豫不定,想起母亲的教诲,马上又将钱放回去了。他又躺下来,可是心神不定,翻来覆去地睡不着。又起来把钱拿出来,然后一想又放回去。如此反复了三次。最后,他的兴头上来了,再也无法忍耐,就拿着钱过去了。



到了相邻的那条船上，他看到有两个人在赌博，押注的钱非常多。他把钱放在了桌子上，要求参加赌博。那两个人非常高兴，就和他一起掷起骰子来。任秀获得胜利，当中的一个人把小钱全部输没了，就拿很多银子抵押给船主，换来小钱，赌来赌去，居然一次性下了十几贯钱的赌注。正赌在兴头时，船上又来了一个人，看了好一阵，也将口袋中的一百两银子全部抵押给船主，换来了小钱，也一同赌起来。

任秀的表叔张某夜里醒来时，看见任秀没在船上，听见掷骰子的声音，就知道任秀去赌博了，打算到相邻的那条船上去阻止他。张某来到相邻的船上，看见任秀腿旁边堆积着很多钱，就像小山一样高，就没有说什么，将几贯钱背起来放回自己的船上去。他又叫了几位船客起来帮着他一起背钱，这样来回搬运了好多次，还有十多贯钱。不大一会儿，三个客人的钱都输光了，船上的钱也没有了。三个客人

打算拿银子和他赌，但是任秀已经满足，就用非钱不赌为借口来难为他们。张某在一旁催促让他回去。三个客人非常着急。船主看见有利润可以抽，就到其他的船上借了一百多贯钱。三个客人得到钱以后，赌得更加狂了。不大一会儿，钱又全部输给了任秀。这时候，天已经大亮了，准备放早关了，任秀和他的表叔一起背着钱返回原来的船去，三个客人也离开了。

人都走后，船主看那三个赌博的客人抵押的二百多两银子都是纸烧成的灰。船主大吃一惊，立刻到任秀的船上去找，把这件事对他说了，打算让任秀赔偿金钱。等打听到任秀的家乡住处以及名字，才知道他是任建之的儿子，船主只好把脖子缩起，羞愧得身上的汗直流。任秀向别人打听船主，这才知道船主的名字就是申竹亭。任秀到陕西地方去搬运父亲灵柩的时候，也听说过这个人的名字。现在鬼已经把他报复了，所以就不再跟他计较过去的事情了。任秀就拿着这些钱和表叔张某一起合伙到北边做买卖，到了年末赚了五倍的利润。于是任秀就按照常例拿钱买了一个监生的资格。从此以后就更加会做买卖，大约十年的光景，变成了一个地方最富有的大财主。



更多产品敬请关注同源文化官方网站：www.tywhcc.com

中国最大的少儿图书免费在线阅读网站：www.xiaobenxiang.net



聊斋志异



LIAOZHAIZHIYI

